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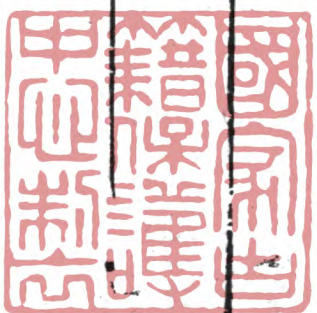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

劉鳳

文學

虞堪

虞堪者宋宰相允文後也徙家長洲家富其所藏書多雍公遺又行重購校讐日夜不休自稱僻焉為詩頗清潤兼好吃朱設色圖畫樹石盤礴睥睨故為賞好所移盡費其產從祖伯生嘗愛重之其書乃亦賴之傳



吳文泰

吳文泰者貧而湛於詩嘗從事幕府文書無所省與
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嘗閉戶共爲詩人見
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則方瞠目相對亦忘其饑也
語皆厲苦若孟郊益僻蹇矣文泰洪武間同知涿州
坐累謫徙雲中而敏流落江淮間有憐而館之然故
狂生不能久悒悒遂謝去卒饑寒道路以死

蕭規

蕭規者其先自楚來徙學通二經尤長於訓詁然不
求仕取譽自晦爲文亦儻茂有體裁人或從索之多
謝不能二子曰潭湖皆能世其家以學文潭舉進士
湖以茂才選永樂中

鄒亮

鄒亮克明者長洲人少喜名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
輕俠無行嘗薄游爲人所擊侍卽周公忱見其文愛
之誨之學遂剋厲稱博絕况守鍾薦之授從事吏部
已而遷御史旣酷嗜書時雖散佚然頗有存者所得
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胤績諸人共集湯氣豪見亮
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也有激芳諸
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未成者衆第順仕至辰州守亦

有能詩名

張辰

張辰與弟粹中並有雅才文辭清綺而辰善六體書
又有阮維則林大同俱為詩沿元季習雖靡亦稱工
矣大同尤學問言禮為容者宗焉又言詩及書皆有
源委洪武中辟為掌故開封病免永樂初再召不起
又嘗著易義及他文皆傳

滕用亨

滕用亨者德懋從子也少從懋游既又之四方交其
英俊與晝夜講誦弟子從之者頗眾於時以經義名

者不過宋儒亨學通傳疏不專一家言文辭亦辨博
工篆籀永樂初以善書徵則已老 上見其容止衰
憐之又獻詩三篇大稱 旨令待詔翰林預修甲典
時同被召者長樂陳登登所書婉弱而亨用筆遒勁
近古至其精識妙解尤絕人嘗被 旨鑒別圖畫用
思眇微見即知誰作故尤以嘗蒙賞

趙友同

趙友同彥如宋氏之裔也自其父工醫同亦誦黃帝
書遂博通諸家言為文溫麗宋濂與游數稱趙生得
吾意洪武間辟掌故華亭後姚廣孝以善醫薦遂得

召對又有言其知水者令從夏原吉灑水道利漕渠
工畢乃以文學參侍從撰定功令及箋疏經義勒成
爲制學其弟泰子季敷至孫皆爲掾史人謂墜其家
風

梁時

梁時者吳縣人學爲文最苦其父初以博得婦生時
逾歲又博而負人携之去時少則隨母長乃走會稽
山中讀書洪武中以善書選隸王府亦預撰列有
集名噫餘時有樓澄者自鄞來徙與時同授書沙中
翁又授易魯人霸容都尉胡歡所夏原吉與論水道

澄具言吳三江入海所由及所當疏導者原吉欲薦
之辭不就有林臯諸集傳子曰宏至孫皆以馬醫名

錢紳

錢紳者自泰州徙父少以鼓琴爲人所愛紳生其家
去從陳嗣初游乃得與士人齒學甚厲苦故其文亦
頗贍時有錢腴者與同姓爲兄弟交亦有文而紳毋
更適人生弟錢纓仕同知靖安

鄭文康

鄭文康時人性能文雖以舉子義進卓犖有奇志親
歿遂投檄曰吾所爲竊升斗爲養耳且齷齪爲寧能

行吾道有所建當世耶發篋中書晝夜讀聞序列行
事可爲時益者十餘卷傳

沈愚

沈愚通理世以秦越人方顯少有綺思與鄒亮等十
人稱才子詩格類之而愚長於用多劉溥長於用少
有筭籟吳歛二集弟魯才亦宏麗與其季皆有名於
時魯所著權畧五篇長於論事

贊曰吳當元氏以來文下衰矣明興則季廸諸人倡
之而未能大異於前逮宣泰以後鄒亮文康通理奮
爲詩又一變然亦無甚相遠也夫始之造制天下懸
之日月疇能以情易者故譴過必聞悔辱易構亦難
乎免矣人誰不重造其難而輕自炫哉異時者政稍
寬則學士大夫廼靡然嚮風爭自磨勵文漸以盛矣
然氣之渾龐尙溼而未發時所產才亦厚醇以慤故
未離於始之質雖放極其思猶且縹緲逸足未絕騁
千里自超險也謂時變損益必隆以漸非邪

張淮

張淮者吳縣人受學博士弟子輒棄去更名他師然
涉獵書傳不能爲醇儒家徒四壁立拓弛無行而才
性捷疾爲詩隨口出雖研思不能加也衣弊履決人

皆易之淮人徐志負書游無所推讓見淮毫翰若飛
淹警出人意遂驚而遁富人請賦者餉穀三十石
悉行酒家無所問竟以醉死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酒徒也然沉深好書家貧落魄其所游
但爲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篇並奏或口授
人疾書不給嘗自謂酈生非狂必我也者乃真狂耳
每賦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蓋得之天授非緣學也
嘗於酒所好一姬請詩百篇當就之爲賦至六十餘
人笑爲所欺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醉而卒人謂
達生子大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語妙一時
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
晚益貧并家居無之寓浮屠舍又不恒東西惟所之
輒醉卧

沈貞吉 恒吉

沈貞吉與弟恒吉者徵士孟淵子也孟淵當永樂間
以才徵不就吏而學二子與陳嗣初故一時士無不
傾游於其父子者皆有名當世相與推重而貞吉兄
弟詩亦相若自相和篇什甚衆下至其家人子亦能
之幾若鄭玄家婢又皆善繪素貌人畜工絕每圖構

輒踰時乃就亦不肯為人作故少存者至恒吉子周始大著然二君立行簡貴所居几闥蕭逸樹石環之激水映軒檻陳古彝器坐臥其中或舟泳焉歷諸浮屠流連賞好有烈士風故能成其藝也

陳孟賢

陳孟賢者嗣初子也其鑄詞深苦命篇甚遲而工有姬辨慧知書孟賢所為皆能誦之時謂女書記又有孫繼康王孟南者皆能詩

周原已

周原已名庚初學詩於鼠乃民間丘賓用尤好為古文辭乃以善為方待詔非其意其詩温厚和平有餘思焉與徐用禮交而禮詩好綺艷情多燕昵以詩故不事事遂貧蚤卒

陳紹先

陳紹先為文簡質仕內史有所諫諍不納謝歸書跡亦清潤人購之多不與故尤以難得貴年至九十餘時沈貞吉兄弟俱壽與紹先優游山澤間稱遺老焉

奚昌

奚昌元啓好為詩其所賦疊疊不竭由鄉校升於司徒屢試輒下其所受業弟子皆得當補吏去而昌久

乃被選

贊曰余聞之鄭司寇云國祿言經義皆主古註疏而兼用程朱氏耳未始盡廢之也何後乃亦不說學徒以宋儒爲乎豫源落拓而才故超絕雖格未就捷疾不假思力則枚生何以加之然誦多不主一家言猶以不詣太常受業故耶若陳頎奚昌沉潜蓋久而馳騫於辭故不待試高第名也孟賢造體殆艱鬱而不流庸不謂蹇二沈和合紹先平瞻無傷於氣原已之質金君謙所推遠矣夫

張習

張習企鞫吳縣人爲郎禮部出按察嶺外喜學問文章爾雅多取往聞佚遺者校而傳之故古之餘多賴以存

陳震

陳震少則以警敏聞升於司徒被選授文學掌故濟陽頗言學時東人之學者蓋鮮自震爲學官弟子遂盛他邑亦靡然嚮風矣

顧珣

顧珣文之雖以經義試高第恒不足其所業謂士當多誦不專一家言者故不任職學亦不懈性介嚴居

未嘗請謁人以此重

桑悅

桑悅者狂生也其學無所不窺善屬書離辭用剽剝
往賢從博士弟子上謁部使者高其名欲使者折下
之使者驚謂何物廼誕若是因進之使誦業無不通
遂禮責之士所爲貴學者慎行其身使華而不敦雖
文奚以爲生有美好之資而滅裂棄之是之謂何特
以傲長者又非所以諭德行基厚命不佻也悅竟以
升於鄉司徒論士見其怪迂黜之丘公濬聞而召與
語大竒之令爲文每奏稱善被選爲文學掌故濬語

使者善視之悅復拓弛不肯束帶廷謁長吏以下皆
遭侮銜之切譖於使者所使者以濬故虛已待之且
薦其才遷掾長沙又調枋卒不能任恥悅爲賦俚甚
文亦卑耳特濬等才不相遠而以學誦服之且異時
者習相沿靡弱未有能振焉者而悅實有異資溺不
自覺惜夫

贊曰文之開以漸由元氏來豐麗之氣鬱翳未宣故
我 明肇造至 憲宗時始再變然諸人亦不勝其
質桑悅緣舊習有所發憤旣已詆前之失何已之綜
述乃不遑其言遠哉才者不易得亦藉於學及所爲

砥悅豈不知效法左氏太史非薄李唐以降作者哉
謂有所擇則其趣何廣崇而流弊未遠謂能辨之蚤
不耶將力有所屈是以雖指謫往賢不少假而不能
凌厲加之亦時者滯拘望之迪造難乎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劉鳳

文學

祝允明

祝允明顯之孫也允明生五歲能書過目即誦為詩
時有壯語長亦貫通百家縱橫羣籍有所撰筆不停
思致佚發如涌泉故其名籍甚桑悅無所推讓獨心
儀允明書法得魏晉人髓性儻葛不備畧容觀褒衣
博袖與眾人居甚樂易至默而深思慨然有慕意不

測也多兒女子情時亦惑焉不問家人生產人或饋遺之隨復散去仕郡功曹而子續由給事至方岳陸燦稱其精覃綺鬱振發橫厲文由此彬彬盛矣而俯仰浮湛混於俗類東方生云

徐禎卿

徐禎卿者吳縣人始舉博士弟子試輒不當家甚貧蓬絮而行故未嘗有書也而無不通皆從他所觀其才雋上清腴初與唐寅文壁游則其詩逸麗時有焉迨舉進士見李何制作遂變而益適研極詩之變溯其初由卿雲以來至西京之盛沿魏晉而下其所攻論甚嚴談藝之作出鐘磔矣吳之文自昌穀始變而爲六代子伯虬亦名能詩

閻秀卿

閻秀卿者長洲人有睿資沉深好書泊如也文清綺雖未離當時體而婉麗以則逸情翩翩若其人在目尤喜推轂後進人倫之鑒寔稱允焉其行事乃盡佚去之未遠而一無可徵

贊曰希哲佻佻而閎肆虛曠與循吉並時其志趣各異楊則竒偏自好獨道寡與祝乃發舒流易狂恣昌蕩雖傾一時而所著瑕瑜可覩故譽損於前昌穀奮

起變詩之衰元美稱其雲流泉瀉輕雪映月仙人下
遊逸塵絕軌則其靡艷飄舉蕩冶雄逸故爲絕倫而
又云渾灑之氣少謝何李其未然乎夫徐誠恨短而
李之詩粗厲之有焉其何以尙之若何則比肩而遊
又可誣哉

黃省曾

黃省曾生少後於昌穀尤長於學於書無不覽而考
研鈎審精思微辨於經傳義疏古今事變典彙章物
幽邈猥雜損益變化無不究通故其評聞奧學近古
無比文亦多爲俳儷引援緝綴廣喻肆陳獵前之華
而追琢加之故鏘冶衡範操裁具嚴而所自放恣滔
滌混涵包洞亦可奮千載於時喜名之士咸出其下
詩賦雖云我則未暇然昌穀外無論也蓋有意見之
行事故不徒虛文爲子姬水亦有雋才雖讀書不逮
父而其所著五七言尤深愜作者或謂勝之然逐時
趣取流易僅唐以來不能出六代上尤工書學若嗜
古賞識雍容甚都謂流風未謝

兄魯曾先省曾成名其意好惟書修人事請謝賓客
乃非所長落落於時與皇甫兄弟中外親特相善每
相和爲詩大
近似賞采吳士有聞者著爲書廣逸

遺存舊故論多稱
九子河水詩極有意力採撫唐人
語散遺者哀爲秩與父友徐縝游縝與省曾同學相
長晚益工於書者
去爲後進宗

贊曰氣之散越也矣得其華而生才也恒鍾之故我
明百餘年來七乃迭興省曾語闊深則兼數子語
豐麗則擅當時而兄弟羣從皆綜藝文自昌穀作而
吳於詩盛海內勉之長於六代時亦出崔蔡間然尚
服膺獻吉開後來者遂益變而古矣君子貴始之者
今之秩宣故誰力耶得之番番好獎借成就之故得
其一言爭自勵有不善惟恐聞亦可謂能勗矣姬水
好賈疑其市人之心用以爲損

唐寅

唐寅吳趨里人少輕俠有逸才詩艷冶長於諷刺爲
博士弟子時文林薦之守新蔡曹公鳳大奇之名始
籍籍洗馬梁公儲論士東南第一歸而言之程詹事
敏政云所與來唐生今無比也卽太常籍奏未足盡
生萬分一敏政亦雅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
言遂大被賞寅懷梁深會其當行亦請敏政文適敏
政被命都諸奏上者都穆嫉寅潛譖之謂有寄請給
事論罷之且斥寅爲掾寅由此廢而人亦尤穆猜狠

甚矣寅故縕藉游於酒人詩多婁怨方其少年好爲
饑窮語初欲發其憤傷於世有所慨惋旣乃卒蹈之
嘗爲書與徵明自悼其窮云孔墨皆因所遭垂之空
文逮史遷下蚕室賈生放流厥有叙述身雖罹戮辱
視吾舌存否也又嘗作昭恤賦以自哀繪事尤稱擅
古今

蔡羽

蔡羽者西洞庭人嗜讀書文詞敏給其自負頗甚譏
彈往賢無全者詩詆李杜未工及其自爲則尤可議
元美稱之汀花水鳥殆溢美乎而欲非薄昔人過矣
過矣文亦無取性復鄙躬自約致厚藏家本習賈羽
旣籍時資陳掾其間故尤致譏云

戴冠

戴冠者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詞負氣矜抗
無所推與二千石察可者亦無如生第每歲輒試不
當晚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吳時重之其在
銓也列上十事皆劇切語爲之改容降嘆長沙相李
亦愛其文欲薦之不及瀕死嘆曰天夢夢耶世汨汨
耶此惟擁楹歎奢斥矯虔肆駕夷由踣耶已乎已乎
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陸燦序之太史公云

蘇金剛續卷一百一十五
倣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
戴先生幾是耶士有以信千載雖溝壑無恨矣

王寵

王寵者守之弟吳書學自宋克允明逮寵皆名得魏
晉法然寵之資雅馴不以誦多矜游於蔡羽所而一
時名皆歸之胡守績宗尤相愛重人有請寵者千金
欲得其一言適又當償進無以藉寵竟不顧麾之父
尤焉跽謝曰人所爲重寵者能脩耳使自污傷不乃
見輕而又因利之耶尚書顧璘極推服而寵竟悒悒
不得進用恣於酒以卒所爲詩與徵明相若而格少

尚之

張靈

張靈本婁人子力作自給而靈生乃有爽氣選爲博
士弟子與諸俊少並游唐寅尤善之靈所爲詩能速
成雖使遲之亦無復加也嗜酒貧無從得寅嘗晨詣
之卧未起呼之靈作色曰而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
醉我者寅與之適他所見羣賈有被酒吟者謂靈曰
爲若舞彼來奚若靈乃佯爲丐和其詩賈驚飲食之
已而跡知二生乃大笑人以此污之使者方誌來惡
爲古文詞者所爲鳥生亦善圖畫能不逮寅

贊曰自子畏遭讒亦坐所與富人子行已不自慎卒
困於游顧專慮才耶才者衆所側目已又甚之其何
以免冠額額老博士耳以言忤時貴其氣之死靡折
使得恣所欲爲不快耶今其書存乃多慨憤矣夢晉
無行黜乃其宜然以彼其才而使摧折至死生棟覆
宇隳續破車獨不可少俟之乎蔡掾雖老無竒其言
有存者亦幸不幸耶履吉實有儒生風可謂方正博
聞有道術者雖許延之 詔屢下而竟不能以高第
爲卽將由吏淺聞不能究宣也

趙同魯

趙同魯與哲少伉爽不群於書靡不涉獵意存當世
喜論事能深盡不隨俗是非嘗上書二原王公怒請
寬賦及與使者書論閭左籍言皆噎且無醜駸與所
爲詩名仙華集陸燦序而傳之時有賀美之都維明
樓仲葵諸君子皆有文行其事蓋逸

錢同愛

錢同愛孔周性狂率無所屈下氣尤激昂思致青雲
旣不當於時乃潛志學問誦通諸家言究明其旨何
無以徒訓詁爲然頗有所著或稱其養長華實郁郁
乎沉漬熟哉以其放蕩不獲鄉曲譽

贊曰與哲其先宗系甚華既所憑厚矣而氣亦激直
無詭隨謂儻正沈慎善持論者非耶孔周誕迂矜已
過甚曾何足云而沾沾自喜特以附昌穀載之

邢參

邢參麗文湛默好書立士行講授里中以醇和稱昌
穀諸君皆與游其文亦質而不華詹無以朝夕空如
也竟未嘗娶恒獨居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如朽株
諸君念之試叩門見其無慘凜色方苦吟共相慰勞
亦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視參
則屋之三角墊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糝亦累夕
矣昌穀論其有四懿居約而恬愉操槩履方吳士喜
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史明古

史明古者吳江人狀甚偉鬚髯磔張性善交請謝賓
客不吝算器家故饒四方士歸焉雖在閭左名出公
卿間郡縣吏皆下之有所論議疊疊不窮頗亦愷激
聽者為傾有縱橫才若盡地利植經業賈市治生產
故其習氣無論好書多所通解為五言亦為數君子
所稱池館宮室占水地勝供張甚盛古圖籍雜器陳
之西序詭衣冠與客談笑有四方志未遂少謁於徐

公有貞而吳文定公與爲友王三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禮焉然論者猶謂其善市名或以爲文定累云

贊曰士以固窮貴而窮亦良難矣參之潔亮不污獨高其節豈徒文焉爾乎明古居泰不以溺喪而壺士不爲已恩昔白圭遭戰國以其術行之時而明古僅因以名亦由使者賢不替于旄之風 憲孝間一時推盛雖在野亦有人矣哉

史經

史經引之和謹有合譽卽之溫溫而中實介嚴以意氣重動能率禮不妄言笑獨好爲詩與二三君子雍容終日雖倉猝無遽色

朱存理

朱存理性父少嗜學亦工篆籀不爲章句而於書無不通故時者多長者遊而性父持風素以雅道貴士亦不若今以遊揚寄請任誕放恣爲故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於尺璧以其人也

朱凱 王涑 李詢

朱凱堯民善和良承意能爲弟子都養與諸生遊甚欵五七言亦有可觀時又有王涑濬之李詢好問皆

好學尚友寬令敏慧可稱彬彬矣而涑尤有儻容卓
卒未極所往

吳燿

吳燿次明情寄恬淡穆有清譽間爲文流悅可玩雖
未適亦稱於篆刻仕爲從事請謝賓客日夜不怠

劉棄

劉棄封叔慕長者遊質亦高挺少不嬰俗沉志藝文
與諸子皆允明所矚好也

贊曰士所以得顯其名者故亦惟所遭值耶太史公
所謂不附青雲之士烏能垂於後世信天堯民等雖
知所向慕然才不踰中人特以與二三君子時開北
房從容燕澤縱薰服之樂或置五升之餽惟恐先生
不得飽是以名存至今故不謂幸耶

文壁

文壁一名徵明生少後於允明而與徐禎卿唐寅齊
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傾一時諸人皆先卒惟
徵明在名亦益起後來者依以爲重事之甚謹徵明
亦善接引隨所長稱之譽因以立不者以爲非其類
雖才無所成名相誘爲俗喜事少年爭奔走之賈人
子冀得其題目忘失販鬻長者家兒欲與士人齒且

夕候焉四方來者軫相接也懸衡一時輕重在口如
此者數十年然徵明資實沉厚學誦亦博淹諸經義
及子傳太史左氏皆覽涉不若後生務空名文亦當
時習氣流易以婉懌詩在唐元禎温李間工書善圖
畫藝皆絕人求其跡者不惜重購尤稱善鑒古宗彝
醜尊三代器及縑素品不一吳善以贖售得其一言
輒價翔故以文史玩弄聲重於王公間亦一時治熙
得優游馳騫於彼或患其流使人若狂顛蹶造請徒
好名爲非其意也初以薦得待詔闕下亡何遽乞歸
人尤以爲賢聞之黃生云倭人嘗贊謁徵明服緋坐
受其拜於庭示以尊中國體竟不受餽又不與書二
子彭嘉彭書類父能肆於學其人尤長者仕爲文學
掌故攜李而士大夫過必謁之彭乃遣人持刺城門
授之云掌故報謁令之前則對云實未來也人以其
負當世名笑而已遷大胥屬卒而嘉亦博物君子有
父 風書學不墜或謂過之繪素猶擅至子及孫皆
蔚有其文

贊曰徵明天篤其衷諄諄其慤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雖毫及之而意韻逾連放道而行猶之爲朴俯心循
俗卽之藐藐故云聲者無翼而飛情者無根而固使

雕卵而後淪雕撩而後燠則日之不足何以無所因而傳乃造作名譽疆有所慕黨之日崇外覘以爲懼魏先生曰余少則聞文先生端亮純直惠和以訓其風穆矣時之方潰則狡焉以馳騫于利行俠劫人而有名彰徹故遂以名爲病夫名曷故哉且往者適厚醇多長者遊而交相恤所無能死生之故三數君子有聞自昔豈徒文藝焉若徵明與人無不容而終其身未嘗藝近婦女此雖細行可以觀其槩矣

彭昉

彭昉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易動而令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猶以昉文章爾雅未閒吏事優容之調他所後竟以罷歸子年少游于徵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誦遂皆究通之徵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焉向風爭相慕凡爲名者出途者聞彭君無不願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楊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先生命廩食之且令預計以其意良厚亦疆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稚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俾家素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迹適

勁貴于時

贊曰寅之俊少斥于外用不振亦由自憑負作不順
民叛其上乃卽鹿往各孔家稱善筆札而行簡易貧
約以終而無悔卒自其志爲名非有所覬覆出遂用
爲利

周詩

周詩者常熟人少讀靈蘭書解內經深有意以醫行
非其初也時獨玩心神明綜述藝文與子安兄弟遊
子安規之書云觀以言雜文多超朗不墮前人風而
不自貴衰落無所成且生有其才矣又得所友而徒
爾使後之人安所徵或徵之美而僅若此如才與友
何盍蚤自刻勵時迫勿妄委之予嘗與子循登其隴
惘然而止

贊曰詩之稱于時由于安然其人曠以踈行已有耻
特誕迂類可咲至不肯見人或聞其名造之多避去
與彼自衒者異矣士之貴名豈其爲利今乃以無行
爲放達寄請爲通俠嚮之所羞居之不疑悲夫

姜玄

姜玄者黃生嘗爲予言其人少則嗜酒學雖誦多未
嘗就博士弟子試與邢麗文遊且慕好之不以貧窶

爲蹙足未嘗輕詣人或使其子弟學焉亦時謝罷之
朝起每視盎中粟稍可炊卽閉戶吟笑居湖濱有幽
遁趣歲中所過相善者率不出百里其詩時有佳者
黃生誦其數十句皆可傳異時
贊曰古稱慕賢之行亦由篤信好古守道不易玄之
事甚微當由邢參有所感發耶吳江爲邑尚通無以
貞遜名者若玄豈染于俗哉其詩得黃生傳之固亦
難矣

徐縉

徐縉先生者少黃省曾一歲與同學相親愛而省曾
嘗名之蔡羽先生其夫人行亦受其學於時名籍甚
者三數君嘗參預之聞之初名陵字少卿蓋慕李陵
之爲人已乃改今名其從兄縉方貴也數射策不中
以不中故業乃益肆所爲詩輒警絕有奇致然時從
少年戲耽暱女子流連日夕惑于倡蕩致廢其產不
恤也每游建業壯其形勝左擁優愛右抱孺子命酒
劇飲興酣以往引聲出瀟瀟間誦其所賞書若所爲
詩自豪甚欲輕世肆志焉顧無爲藉何以效其尺寸
者時已往不畱遭挫折者屢人見謂狂生而氣猶不
能詘下益憤憤悲世之莫能知而道之窮也命之不

可如何也前與遊者其人咸逝久獨遑遑無所之余
時與遇于酒所雖藉其老尚馮氣未肯深相服已而
相與言洋洋纒纒精說靡辨才甚遂傾心焉先生讀
余書亦以爲世未有也每奏輒稱善故其交特異從
之側目者衆矣屬縣道有所徵爲記上有不應事實
者疑先生孰何之乃以微語諷余笑謂今何時原涉
輩敢爾邪先生亦駭然處虛若無聞竟歸山中再踰
歲始來在其諸從所人亦復就之然爲名者云今所
急爲游談廣肆譽之四方賢豪長者與勢之名鄉引
援附離耳若徐叟雖忽微說約多言繁稱誰則聞之
故佯爲浮慕而意乃猜焉時時過人宿留非不歡若
平生巾褐槃案栝間間雅譎迭奏至漏下半不倦也
而蕭然羈旅寄浮屠舍所謂獨出獨入從莊生言而
惠施者乃操短長說先生蓋窶不欲以干意又無若
彼何也有子終歲夭惟老女亦寡無子故歲中所過
雖欲留不能久輒返其所閱幽寒閒寂默念所嘗往
還悉寓之詩其旨辛楚傷痒而風猶勁厲愈益適上
不謂在髦期自歲旅于鶉首之次先生年八十中間
去來具區之數者不一嘗憇余共陵嶠巖卽威靈夾
人之居訪禹所探書幾欲乘泛泐窮汪洙未果最後

從輩之紀先生來余適爲吳賢書諮之授所記憶至
織悉有所揚摧令余識之無避焉然益憐其篤老躡
蹻雖自疆每謝良苦迨明年冬歸期復游數相問云
非徒其粥猶善啗膾炙不衰也視聽未謝昔間曳杖
耳戒楫者數竟止遽聞問則已卽其世飾終苟而可
亦古者志介之士固窮雖歿不忘哉素所爲書皆散
佚或爲人乞去獨在笥集幸及先生求傳之夫今之
縫掖殆負販者之心其始欲有所自見不能遂或妄
自名高士多其算器廣其謝請是安得不溷長上不
憫有秩若先生以爲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吾苟自
知也吾將終身守此勿勿故他時雖見賓禮猶不釋
然所至未有一人能造之昔楊雄謂時無知者然人
乞其書稱叩頭歎罪則今之君子何不自喜而患先
生爲聞其稱省曾之言云北地書某所已有之尚不
行胡待哉彼其自視若何而不憚下之若此也士之
能傾視聽則固以相應和者有所以動之亦勢然乎
哉

贊曰古有以少而教者亦有以少不如人而老始厲
者唐睢年九十而存危國何不及其壯而用之乎豈
固有未可也紹卿先生始所與遊者不甚嚮之旣芒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一十五
然來辱蒙乃益進使非假之年則幾不中道而止與
然非數君子者淬砥礪摩之則錫刃且不廉剗而成
風之拔亦舍郢人安所效也故知所與處其可不重
乎若使之自好奪于外而遷心日以馳溶若甚醉憊
怠而不勸安得不簡其業而功愈墮者固無論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劉鳳

辟命

劉德讓

劉公諱德讓余五世祖也先自汴來徙大父順之在
元主領權茶公生而有備度擴如也儀觀甚美於書
無不讀遇時變晦遜不以才能見及洪武初使者訪
延且以經明薦不得已而起授文學掌故沛縣學徒
方輟學不講乃大相開誘使勤於業又舉張倫同事

教人以經義爲制文於是沛漸有以誦通次補爲吏者矣歸而沛人祀之於師氏子五人曰

孟公諱敏以經術教授里中里中兒皆敬事之無敢失其意弟子益盛去而仕有名當世者甚衆公事親謹視服膳纖細必躬必親仲弟嬰患憂之廢寢食塵治療積年而愈四方士聞其賢爭來歸乃以孝廉辟令德清爲政有經獎善黜惡務以孝導滿一考徵入中書士大夫無所不傾者朝夕奉簡以從而推詩書之意有所著論數萬言孫海漢陽決曹有廉稱季諱敷則予高祖也學通諸經各爲之疏人稱經師永樂初以兄政前死累辟召避不應

贊曰余聞之杜瓊先生云劉氏自鍾山先生金陵徙吳幾百五十年其先則又自汴徙在宋之中葉也代有人遭亂譜牒散佚遂失其世次僅自掌故君著馬方戎馬間釋介胄談詩書大興文學雖明詔求賢自上詳延而首應辟命爲之叙宣其功顧不偉歟自是胤嗣者繁其以功伐忠烈勲名貞行顯於代者不勝記矣

魏先生曰劉氏之先蓋有大功德於民宋之南也黃州公提一旅以從奕世以忠義奮其死封疆者數人

書畧可見然中間佚忘不能著代由主領公而後乃以詩書之澤傳於今夫貴榮富溢華觀顯稱吳之巨室多矣若孝友操行忠槩誠節則孰有及者聞郡司法公世鼎諄諄長者仁能逮物平居未嘗妄言笑友讓刑於家施於政無間然稱篤道君子若其在閩折獄無避權貴請對使者辭直得調凜有操裁嶺外時身至夷所置監諭使拔兵羅拜此其義聲烈烈又豈徒務循謹者哉

盛逮

盛逮景華者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閩右徙郡中洪武初詔求賢才得對稱旨賜官服使預論議與陳寧以事爭乞歸及寧來爲蘇銜逮未釋欲甘心焉乃令衡籍於里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逋必登之以蒲其準逮爲竭其力遂畢輸無以負其友唐當入金二百不能償急走逮逮又爲輸故穀之軌程旣及寧無以加罪而第坐鹽筴方見錄父憐其少逮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初逮游秦晉間遇異人授方爲之有效年九十餘子寅以醫顯

顧禮

顧禮者崑山人洪武初以材徵授官刑曹久之上

自拔擢爲侍郎已乃以其家坐之例免十一年再徵
侍郎戶部會計出入人以其能進尚書又改刑部方
用重典刑亂司寇尤爲重任禮守職謹其所當法未
嘗濫卒於官

莫禮

莫禮士敬洪武中以里籍選禮無過徵爲司徒屬與
同曹沈玠王讓李鼎等十人俱疏陳辭祿入許之一
考進侍郎勾較簿書精解版法時新爲政輕重未有
準禮所守功歸於府者衡籍十三四嘗云今所爲異
後請寬馬不果俄以黨人事起薄錄之

范從文

范從文者仲淹之十三世孫六世祖柔食邑於崑父
爲吏潮州卒從文幼則奔走求其喪哀感道路且失
所在遇雨墮焉乃露遂啓之歸人以爲孝致之洪武
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
株送徒餘百人其僚嫉之中以法將伏鑕呼曰幸以
議賢得百世宥 上問而知爲淹後乃免之謫徙莊
浪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金華歷
金鄉三爲師氏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馬達

馬達者吳江人以賢良徵令合水又爲昌邑達所賦政平民有訟者教諭之使聽解度不可已乃受理又重有刻厲蔬食水飲妻弗能堪請去達怒曰今法密而欲相隨赴西市耶竟聽之去

陳則

陳則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進侍郎戶部以閱實戶口調同知復遷爲守則與高啓等齊名詩亦豐縟俱以召命行後議選士法頗可采

沈芳

沈芳以茂才徵奉使按察遷布政北平又有沈應乾洪武中詔求賢四方得召入文華說經令參議豫章又改山東應乾爲詩視陳則稍質有集曰東澗

趙宗文

趙宗文者長洲人洪武中詔舉賢才徵入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復以梁時薦召上令鄱陽權倖有所請不從又嫉惡甚中法謫徙後宥歸文性剛嚴終日儼然遇有所發無緼藉故亦以好畫爲累

袁政

袁政文理少學於余貞木所永樂中召起爲湘陰令民政窳惰不能力作每征調則多逋逸而令乃當坐

政爲教以墾田力嗇治生業遂因以饒復以夏原吉
薦遷守遂寧未至間止於亭夢小兒被血者盈望問
知郡人貧產女不舉乃嚴爲之禁又示之禮送女無
過奢俗因以革政蹟聞於時

沈澄

沈澄者長洲人洪武中以徵命入將授以官見其舉
止迂緩曰腐儒罷之周公枕撫吳時重馬數訪以時
政澄長於詩又善交際士之爲詩者多就之澄爲飲
食飭客未辨終不嘗食異時者顧瑛好客爲儀簡澄
加之敬奉金問方都輟系司空橐饋之饋凡十年所無
怠問後得釋曰微孟淵餒歿美年幾九十子曰貞吉
恒吉以詩世其家而履操峻高善圖像學神仙方不
就皆年至九十

吳簡

吳簡者吳江人在元季自謂儒吏役之板築間儒衣
冠操築人笑之洪武初徵詣曾試以富民論簡所奏
願疏渠通灌溉課粟多者第賞勸之授主簿崑山以
疾罷所爲書皆舉子業

季篴

季篴者常熟人永樂初以經明行脩薦召授文學掌

故崑山遷巢縣麓所授業弟子多擢第仕通顯而麓未嘗一入其庭抗以師禮來見者不敢有其貴嘗為吳書不就辭近俚人多笑之

章珪

章珪字孟端宣德中 詔求賢郡邑以珪應之授以掾史嶺南已而召入為御史當讞獄預為分別輕重奏之辟所當無不符其平反者甚眾畿甸蝗為奏蠲賦六十餘萬居亡何又廷論大臣數事班列為震以數忤謝歸子儀格律皆登朝而格有名於時

伊恒

伊恒宗有其先自沐陽來徙則宋之建炎也父又以間左徙金陵恒少則從博士弟子遊書跡甚善召侍東宮洪熙初與脩撰金問同被命待詔 闕前進符璽少卿時有宣嗣宗者永樂中亦以善書徵授中書舍人進司封員外嗣宗素謹人問以 禁庭事終不對故為 宣宗所眷既卒恤禮良厚任子為縣丞稱殊遇焉

衛靖

衛靖者崑山人洪熙初 詔選書博士得召入備法從執簡文淵閣進主事禮部及脩 宣宗朝史預書

續馬賜賚甚厚兼能詩

陳述

陳述者嘉定人素稱廉直容貌甚莊以賢良方正徵
爲小官已而遷御史遇事能極言訊獄多所平反陟
叅政蜀撫使者雅重述薦上幾召用述乃丐歸時有
周綱者數以誦多試不當御史成規程富金薦其才
乃授融縣丞融故夷中不能習教化綱力爲喻曉之
身自行阡陌勸耕見忿爭者委曲解令和睦有操舟
者十八人疑爲盜柳守令訊之金得釋後其人持金
謝卽厲色叱之去滿三載當代王忠肅公翱撫臬薦
其治狀請卽用爲令益得專行惠苗嘗亂綱出禦之
民自爲戰功居多輒以讓南荒學者鮮又爲作之禮
義俾民子弟皆誦學時課之遂大變其俗士多舉於
鄉者葉公盛繼撫粵欲薦爲守適卒後其子奎從韓
公雍征柳人猶目之曰此故融令之子爭爲之效歟
遂特奏爲融丞

贊曰古之舉士也或咨於朝或上所自察至於公卿
皆得辟士故漢三府與州郡各任人爲吏版授檄署
惟所假置若 國家初建一言悟意卽加拔擢又來
之衆所謂賢與觀其行能皆待以不次求之如恐不

及於時鄉舉里選之法未用也而所任人功業章章顯於世類非後所及至法已備進用之塗益慎而所得士視前之效節致忠勤事以死者何如哉且士懷能不見初未有所覬然上之求之也能無亟乎故時有周夏三原王公等在外撫循民俗察孝與廉有所薦上其德業聞望孚於內外故能不疑而士乃得因以用不由選造而往往 璽書及門徵拜官者自後雖有佐王匡國平治戡難之才亦屠釣藪澤終焉耳曷能自致青雲奮於用哉

隱逸

王賓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嚴遠於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原已以醫著賓叩之原以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節賓不可因瞰其亡直往取書去故益善爲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厲風軌守姚公善折節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贄爲弟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滅其所著書有吳

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廣孝既貴歸見之掩面走姚
守成勤王實賓爲決策云

韓奕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於
莊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憚之乃舍去游行山水
間並歌金進若狂馬遇野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
之終無所對或興至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
與賓俱以醫浮沉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
因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亦走蘆中守
嘆謂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爲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
又何謂真隱也王先生行詭異人皆以爲近怪然潔
其身不違其親志所之不迫於威豈忘世絕俗離群
者哉特旣無任於時可以免焉耳若俞貞木遂以死
殉姚守而計畫舉事實發焉守之以死固賓意耶
雖未食其祿而爲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違爲利
害恤韓奕雖共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逃焉謂
已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爲名而苟遂其志非
也

張介福

張介福子祺自覃懷來徙家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以道德自命福遂操軌廸踐制行有幅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寒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織介必以禮至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令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晝乃見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者饋之力辭焉病且歿猶爽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污於時庶幾哉

贊曰士有貞行或類於愚及臨利害不易其操非自其性然誰可勉者介福固儒者時未可往託以三釜不逮其親寧有爲耶罹兵革不知避顧亦無所往爾義動小人不敵加害誠有道之士哉

杜瓊

杜瓊先生生而孤育於母婢從陳繼先生遊遂深綜經傳博稽古墳其行已醇和無矜傲色所謂枸木必待槩括蒸矯而後直者以非其性也若其操觚削牘辭有沉思圖畫妙盡物理不徒區區規擬形似况守鍾兩薦之朝皆力辭不上以生未識父嘗寤寐見

之且徵其狀於母遂肖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有司
又欲以孝聞瓊請置之而旌母節遂爲表其間以貞
義所居卽故朱長文囿唵笑其中客非故人不得通
姊老事之甚敬母疾刲股療之愈宣泰間屢下求賢
詔所司儀得用嘉應之知不可益禮重焉余大父
故與先生遊先生所題素甚相推與今猶藏之先生
詩則王文恪序稱其沉深有隱士風卒年七十有九
門人私謚孝淵子啓舉進士御史

贊曰國家故事守令皆得自言事故往者若姚守善
况守鍾其德入人深固無論而干旄之風至今詠之
所薦達者亦甚衆若今雖未嘗禁之而不敢言上者
以畏部使者欲白又恐却遂顧望用爲俗杜先生雖
賢遇其時故以布衣守令候其門爭欲得先生至不
敢發言古之人有云衣與繆與不女聊故處士得申
其節名不沒亦可觀其世

龔詡

龔詡大章父登洪武間給事中謫歿詡少與母通播
久之肆探群籍辨於天時以知百物周公忱數就之
語必移刻所爲歿地利治粟帛多其計畫兩薦之爲
掌故松江太倉皆力辭雖不仕而明習國家典故吏

所書牘若執里籍無不載有田三十畝衣食其中未嘗娶晚與一老婢居種豆植麻所適無遠近必步卒八十餘

邢量

邢量用理亦不娶獨居婢瘁甚以上自隱若季主先生每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與人接歟屋風用不蔽苔生坐隅破絮自擁突嘗不烟其庭可以搏鼠而猶歌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枕籍其間客每就談不爲具脫粟菁菹饑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共徵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時有沈誠者亦稱博極深隱自高人莫能識有欲見者必避去然誠質無文故無得而稱

王錡

王錡元禹家荻鄉其從父廷禮有隱德存孤嫁故人女客有賈偽券貸者爲償之終不言錡素富躬自約糲梁之食葱溲不時設也學讀書於其婦父劉博尤刻厲故所通多而於史所記事無不載與客語必自衷不爲飾辭曰非禮也敢雖數忤不肯唯唯故人多不善也惟所知二三君子時就之其居水濱爲室甚朗雜樹嘉木環之別爲臺成介吳文定公踊焉吳顧

謂雖楚茹溪何以過足使人樂而忘死殆不虛然不
為在鑄吳亦不能若是歡也其所記事曰寓圃志傳
焉他書為人特去

徐震

徐震其先自婺來從父雖賈慕儒人數與四方士游
學其子以經義令不主宋人所居具區又吳地奇勝
處故善為詩稱綺縟時蜀晏鐸海昌蘇平輩負才名
震與之狎相知為詩甚多劉文恭公實序之邑屋皆
敬焉達於郡行鄉飲酒禮屢欲賓之堅不肯美田宅
售者必過其直已而恐其無為活時復還之王公整
初與相隣於其軌操每過輒盡日而震不以王貴屈
也

魏昌

魏昌在宋時自蜀來徙世有聞昌木訥人也章服靡
屨貌朴野無威儀居近市而堂涂甚脩潔疏池置石
焉埕隆然有幽邈意故徐公有貞祝公灝劉公珏皆
好焉恒與游昌既率易不知有貴人諸君子亦樂其
簡也數相和為詩沈啓南圖之一時傳為盛事而吳
公寬為之記李公禎伯書於壁人尤艷焉繼又有朱
宗遠者行義亦卓為時所重其處親姍內外皆有禮

紀金身新卷一百十六
焉人以爲楷四方來歸者頗食之三七五知不爲客
有所輕重故舍嘗滿人疑其有俠行然不詭於流俗
侃然正議余少則聞之先大夫云

閻丘賓用 徐訥

閻丘賓用隱於吳市耕以養其親尤力學好吟詠嘗
跨牛行且爲詩人遇之不測也雖田塹悠悠有廉直
不污之操時又有徐訥者以布衣抗其行無所屈王
公大人居家禮範肅恭斷斷如也每晨朝其家人誨
諭之皆諾而退又集古賢行爲書可施鄉閭與嚴志
道計蒙正者俱相勵以敦義儉節吳公訥極推重之
其季子卽御史中丞恪

贊曰往閻里優游時有敦厚不欺其志以德隱於窮
巷市人而公卿大夫皆高其行惟恐不得友焉或不
肯爲人知而郡邑吏乃爲鞠恭屏氣候焉至不得前
况敢凌之非禮哉時之盛如彼自後男子未傳輒笑
而愿慙者繇之必辨其遺風餘澤又安得有存者乎
必也好佞而多私請乃橫於里猶盜處士名故雖有
好賢尊禮遺逸之舉忠信之長文雅從容博求之野
冀復見往時而風之渝日以甚若異日豫章南粵使
君有所賓禮而誦言猶謂交譎其負虛道而竊厚受

媚謂之隱良僭謂之蔽公固自古有之矣尚何怪於
今故周况之稱甚烈亦時者有以成之寧非有天幸
耶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劉鳳

藝事

宋克

宋克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英噉以武力自意擊劔
跡射學為兵將北走中原從豪傑馳逐會士誠據吳
度其無成乃以俠立忤於俗面折人論議無所假已
而謝客柱門取薄蹠臨魏晉書窮晝夜不廢遂精其
藝真行章草皆有意稱妙盡古法今所傳七姬志等

類鍾元常允明論書謂如初筵忽見三代鹵彛蓋亦
天授非人工能逮時又有宋昌裔者工力不減克時
稱精媚

夏景

夏景仲昭者崑山人以經義舉博士弟子爲庶吉士
文皇帝課書學仲昭書獨被賞改中書舍人命書
宮殿榜眷賚甚至 賜第與告且 賜名從日在
上巳而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爲少卿太常其所守
官皆無失名譽居常好縱適遊放無不之子鉞事之
亦至日爲具待所善客與之相羊畫竹石名擅一時
遠夷來者皆購其跡重賈而畫乃善於書兄昺亦工
於用筆景旣遇知 文皇問其所學書以昺對遂驛
召入試善之授中書舍人

贊曰書於六藝居一焉自史頡創體至於秦漢代有
改作而古今之變可觀矣夫禮樂制度無不由質而
文而書乃獨自繁而簡古之篆籀其難習甚自隋以
前隸特行唐以後始以楷用矣雖鍾張二王兼善諸
體而便於操績無踰行草法故日趨簡易耶我 明
肇開二宋書寔擅代及盧熊仲昭皆善題染若余宗
文恭公精極楷法筆意間麗然以名德掩焉及徐武

功吳文定李太僕其所源淵咸有自哉而祝允明王
寵遂度前代比於中古可謂擅絕論者猶謂克實始
之允明備焉徵明以下其流益繁而吳書嘗冠天下
無不善學者莫能圖何哉

黃子久

黃子久者本陸氏受重於黃資故絕人負書而遊見
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
爲黃冠往來吳越間好狡僧教授弟子無問所紫談
儒墨黃老以口辨屈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
乃稍變之有畫訣傳於今

趙原

趙原者亦師董巨然善爲山林窅深窮遂意 國初
徵善畫者集中書令圖往賢著功名者原應對失
旨見法

張觀

張觀者嘉定人少而遊四方見山川形勢輒志之遂
工圖象師事夏圭馬遠及與盛昭吳仲圭輩交故盡
得其法格力加迥又善鑒古其所辨三代器如揆契
嘗徙萃高洪武中還吳卒周莊

史公謹

史公謹洪武間以伍符發赴滇已而用薦爲理士應
天又調丞湘陰節槩甚高善爲詩而尤工繪事家大
父與遊所染素多爲人請去今存者踰百年設色若
新

沈周

沈周者相城里人卽恒吉子世隱德不曜而重於州
里周有經世資專工於圖畫至他技亦時學之書誦
之辯而特好說家故所著多本裨官雜說論所聞民
間事瑣屑咸載之頗言神怪不經間爲詩亦如與兒
女子語耕稼織衽事雖俚甚而頗切於人情其請謝

賓客無論寒暑自其里入城多寓浮屠舍人請之輒
爲操觚無厓異事親孝母夫人歿周已八十而猶孺
子慕至毀與翁友相愛撫妹孤嫠有恩汪守濟欲以
孝廉薦力辭王端毅撫吳時重之數延問得失周終
無所應然有聞焉必爲之動色其畫得之天性綿密
踈縱摹臨自運備盡古今之變妙絕當時至以繪售
者皆假其名以行至於今尚然

贊曰世本稱史皇作圖書所載山龍羣蟲夏之鼎象
及科斗書雲鳥形是圖畫之始也吳故多才藝而畫
尤稱家焉子久趙原名載自前而史謹杜瓊及周代

作豈惟擅東南存典刑哉誠一代之美無復加矣至周之跡獨多由其善體物隨所意無不愜而亦以賈者並行故耶若其重則以延陵太原諸公卿爲之折節雖欲無重得乎故技雖所自致而有籍焉余聞之故老延陵以少宰歸周疾已革不下車排藜藿入窮閭執手以訣則非古之人乎何以及此哉

王履

王履安道者崑山人學黃帝書於朱彥修遂盡得其術謂漢張仲景之論寒疾備矣而未言其變所謂上下無常合而並至偏害陰陽推本岐素爲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與傳少陽所病病及太陰厥陰所薄爲患篇有脫簡於三百九十七法有所簡汰益入之極論內外所中及暑與風無以自繆也名曰滌泗論及他所著上參天文下極地理人事諸家所治法爲書甚衆履思旣精手敏而視遠加之博綜方論道術善爲詩若文圖畫學夏圭使腕有餘力故秀勁行筆意在前故麗密嘗遊華山爲圖四十餘系以詩時稱合作若醫其所究通後來皆不逮

盛寅

盛寅啓東者吳江人少學於王仲光察脉所甚精永

樂間有庵人以蠱斥居外久之 上望見驚曰而固
在耶對以寅實生之得召見拜官尚醫時有黑白猿
者上愛之其一忽病使寅治寅視脈謂不可為 上
怒與猿琅當之使偕成寅日夜泣已而猿果成竟赦
之 太子妃孕而疾動寅謂當與利藥諸醫咸駭阻
之妃聞令言利藥者進治立愈大被賞宣德中使應
制賦詩又嘗與從官奕禁中 上適至見之令畢戲
且令賦奕詩 上親和以賜寅雖以醫進操立固殊
宵夢以椒寄者私啓之寤乃深自剋責家故隸尺籍
請除之弟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為方時又有
劉敏李思勉者俱傳寅術

韓凝

韓凝復陽者魏公琦之後也能論病士誠據吳時方
佯延士凝隱不出子奕有高名次子夷少凝命奕子
之承樂初從兄奭言於朝拜官奕卒夷得請歸葬永
樂中扈從時巡疾 上命中使視之卜史命龜歿而
悼恤之深奭凝弟之子亦被遇有秩祿及其世

沈以潛

沈以潛先自汴從宋南徙世以軒黃術相授大父新
父日章皆著在前代潛少孤尤精於經方藥論所治

十全八九宣德初徵上人未知會蔣用文病上遣
人問堪代者以潛對召見稱旨拜官潛質重恭謹
亦能爲詩其孫宗常尤善別經脈營氣以知人死生
按法逆順和齊湯液有患衄出血無已醫以爲熱宗
常按以參附或驚阻之曰脈小而少衰非補之不可
遂以愈孔侍郎當晨體如燔絕飲食醫益以爲熱獨
謂熱寧可瀉以暑藥佐之溫以益脾愈黎守溺不下
或竄以藥益閔曰此結絡不解痰成僻法當吐果吐
而洩如故臨緇人自謂無病忽覺元神思有異晚歌笑
不節曰此陰火乘肝晚而動直以公柔劑少加利之良
已吳丞妻孕而驚遂病悸醫以爲疾在中神越馬無
可爲宗常以爲膽傷耳俾服抱膽丸愈廬陵人脹而
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脈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食
羊脂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
而愈所爲治以意度之察五色診病決嫌疑定可治
不藥論變化皆所自得晚無子其族乃多仕顯矣

劉觀

劉觀者長洲人父毅以醫給事燕邸坐法籍入之
永樂初念舊臣召觀還爲尚醫賜第以居貴人有所
苦皆令觀治之扈從北巡歸卒子溥有僑資工數術

以古經方散佚論病之淺深不能中博求之諸家書
遂及陰陽形法五行星曆靡不究該以醫薦爲掾史
已已之後知溥者又薦之朝而徐武功素善之數引
與謀溥見徐銳欲白去曹石而視徐面有異曰公旦
夕且有不測果被逮時有義丈夫泰州馬士權以爲
徐所使爲疏者收下 詔獄掠訊楚酷瀕死終不撓
曰徐有貞忠於國猶有天地鬼神可誣污也徐賴以
免溥雖與厚能滑稽取容故不及且善爲詩時有晏
鐸湯胤績等皆豪縱好大言然皆不檢湯所爲示溥
溥輒訾之溥所著曰草窓集

錢瑛

錢瑛者世爲小兒醫宣德間召拜尚醫時有嬰兒生
九月悸且啼而汗衆醫不知所爲瑛見之令坐之地
且以水弄之驚啼頓止或問焉曰兒在懷抱春氣作
衣帷擁之無以泄宜其鬱熱乃甚得水則解近士以
平其藏故不煩藥子三人皆傳父業孔周孔貞皆其
孫也時又有陳公尚賢者自宋爲兒醫曰良炳者著
於元曰道者贅於孟景暘氏孟故精於王版九宮八
風論道兼通其說傳彥斌仲和以達公尚少而孤母
陸撫之卽自刻誦其家書治療多全抱携至門者嘗

系金... 卷一百一十七
滿馬以薦召念其母遽乞歸孝愛自天性其論病多
隱惻雖危憒必欲全育之不問所從寒暑晝夜未嘗
怠其仲子曰希承允善其業徐氏子痘而泄眾以爲
不治希承視之則加數已乃稍止居頃之又作眾以
爲必不可療希承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
投而愈人謂錢氏專主寒藥而陳公用熱然希承實
能變通故無敗至今吳業療孺子者皆本二家也

王時勉

王時勉仲光之孫也仲光蜚遯不欲以醫名敏少孤
游於先友韓伯承父子間又從盛寅受方遂爲人治

有驗精良婦有患月事不下醫謂蠱者敏曰是當娠
與之五分之劑果得男有佐酒女子無苦也視其色
頽而青曰此火亢金也不可以夏果嘔血死千夫長
年近二十忽瞑眩熱且咳醫謂寒敏曰疹也以火齊
湯發之而瘡出愈撫使者鄒公病診得其僻驚謂何
以知曰肝脈深下知有孔洩汚然察之有死青之茲
勸之旋臺計五日當發至期而歿其人長者不獨以
藝容止甚偉而贖資固聖儒得書之要事盡其方意
獨能解論不可傳人從學之未嘗效曰吾方不爲愛
公所顧天解者解耳子穀祥遂以進士舉於朝同時

系金身經卷一百一十七
有劉子紹亦與敏名相若其所論應天道四時而治之以意所全十得八九不能盡識傳其子至孫皆精於數爲時所重

張養正

張養正者中歲以疾廢而負氣峭岍其治以固護元氣爲主徃徃有竒效或未病即知其死如所克人望而畏之又有多奚五者亦善論病其治效淺深能測知人所以受之故爲時所傾家大人嘗賴之濟年八十餘猶調差人病不失毫釐

贊曰醫於數深矣論所謂如迎浮雲不可得而窮也非聖人而能之乎黃帝生而神靈若岐伯天老等豈可望耶秦越人之傳自長素君固非常人遂能解肌結筋揲荒瓜幕浣腸胃後世能若是耶吳之醫自王仲光王安道韓公達公茂盛啓東劉原溥宗序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張養正劉永嘉數君子者或以德爲逸民名高當世而隱不見或以學術貴以詩若文自負不肯以所授禁方妄傳人或祇祇惕惕以惠愛爲心故藝爲國工其稱君子而深論方術百世爲之精也豈徒然哉豈徒然哉後之爲醫心不精脉所目不能視色而况能見五臟察臉輸知淺深之度乎

且其意在得精望望然志於獲又何論也

沈景暘

沈景暘善以易卜小事多驗宣德初交南役興英國公董師入其阻久無耗驛召暘卜之得有夫出征獲其雄狐之兆克以明日午捷當至已而使果乘遽至虜其王訖定之

贊曰古稱卜筮之用莫大於著龜其來尚矣然三代之占不同而後出者乃益不可知著雖存無復古之遺其兆辭往往載之他書何後乃遂不可復睹耶至龜策短長亦無復論自漢以來人自名家惟焦氏著若李尋京房翼奉不知其所用占何術郭氏洞林稍稱密然今用者多似鄭玄所主五行十二辰貞晦相乘之數而鄭法與書不傳猶傳其意歟夫著策之用誠神矣惟所爲尚苟能專意致精叩之無不應者而况天之所開善敗必先知之亦有不籍焉者特神而存之豈易言乎

沈遇

沈遇者吳縣人其先有名宋咸淳間能寫照遇善設色亦工用墨其圖貌雪備盡生韻永樂中嘗召見

謝晉

謝晉孔昭尤善山水得其宿湫層深意而構體落勢態各不同營一障或踰丈亦頃刻就又善詩

蘇復性

蘇復性初以鄉所論士守綿州師盛懋畫不爲人作或一幅終歲不就若晉之速性初之遲各極其致又有范暹陳復皆宣泰間陳暹成化中畫皆有意

陳季昭 周臣

陳季昭者善設山水人物畫周臣學於季昭而益工於古所謂六法殆庶幾之其圖象大小綿密蕭散皆有意態時能者多以縱筆無所拘長於寂淡若織穠

麗治惟臣與寅其弟子仇璜

陳淳

陳淳者御史大夫璠之子善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名甚著又善書子栴爲圖亦得其父用筆意又有陸治文伯仁而治所圖間遠伯仁稍茂密

贊曰吳之善圖聞於四方然前敷君皆以名行重特游於藝以自適故足貴也陳以下雖業焉抑又因以爲利非無善賈莫能逮昔何哉夫今之視古豈獨一藝而畫者尤易見上焉則不及元宋間下者益以卑又况不能自運徒摹臨耳烏足言乎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劉鳳

道術

時蔚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干巖來吳玄墓聚橡栗藜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趺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温如生

隆菩薩

隆菩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竄為僧者眾集之金陵悉使隸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戍者許之積薪雨花臺下劔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既焚取香書四字焰中伸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節不墮雨隨而降 上喜曰此真永隆雨製落魄僧詩美之

溥洽

溥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住北禪寺 詔領其徒及少師姚廣孝以翼戴功不受賞讓之而洽以建文

時用事又預知其出也坐繫船官獄久之姚將卒

乘輿臨視問以所言獨請宥洽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鬢髮長所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萬金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詔與宗泐等疏楞伽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大祐

大祐姓吳氏幼開敏有契聞經聲惕然悟一誦即得十二出家寄心菴既又為澤天泉司識已之武陵參

及公禪洪武間召預蔣山法會歸住北禪永樂禱召修釋藏最般若義六百卷及素所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傳者

趙頭陀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游吳幾十年所丐食往來啖肉能頓盡數十斤飢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問之無所荅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之坐不起捫其帶笑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道崑

道崑陽山寺僧也聞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不遺一字每旦入城持諷數周他經若圓覺金光明地藏慈識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檢梵筴人請爲懺悔輒謝不往

慈舟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游聞北都僧講玄覺析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歸止定慧菴與門人論禪旨戒典宗法弘闡爲多當永豐聶公爲守日行廢浮屠令黃省曾爲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國家列聖具作賢輔名公

鄉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柔獷戾難馴之性使無畔渙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今苟欲毀除獨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改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勢家者必請之奪彼與此惠則有偏而起攘爭之端疆驅迫之彼失所藉如逸鹿撻而奔險恣其傲梁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無念諸聶公覽而變色卽收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賫之天目山送徒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歿罄然無一物遺其友楚英共依止而異所爲不趺坐不談義

法華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來止蘇開元寺狀曷鼻巨肩魁然丈夫也脩苦行禪立五年不卧且坐亦不語已而人間所見境云魔嬈有四怪險威皆易馭其以美見者惑人甚非卽斷遣將溺喪之時有所依衆則雲集或擅施稍廣卽捨去當歲儉時衆餒有願施者幾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一念耶黃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法不能盡通且寂觀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其慧定皆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而頗能爲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詆王新建云其所論學誤而未可知其蘊而與

華異行皆爲黃氏所稱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遽遲速於其間哉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也者以爲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憐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旦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爲焦然肌色尪黥昏然五情爽惑其勤至矣而不過以爲名實道以清淨爲貴未始摛情萬物可謂游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恍惚窅冥茫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有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吾真如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與夫局趣俄頃聞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其教盛於梁隋逮唐宋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象服徒存彼所謂禁制屏絕遺外之訓皆不能遵而况其杳微圓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變應世佐命之徒然非復嚮時之士矣因卽所睹記列之如彼

周玄真

周玄真幼從紫虛道士李大無遊太無師杜道堅有異游貞至正間來居葑之報恩院能召雀立至其事毋尤孝已而愛靈寶法於曹谷神又因顧浩授五雷

秘文於步宗浩洪武甲申旱李太師善長迎致之祈而雨 上問以鬼神事稱旨又問以雷所以神對以二氣運行語同儒者 上尤善之至三月不雨又禱而應乙卯又旱冬無雪命祈之皆立致遂益神之真好利物畚築杠梁道路得 上所賜皆以施未嘗畜也其同受法宗浩所楊宗立者亦能行其術若有異物之神見於前郡邑重焉

黃道淵

黃道淵一名孤山嘗授郢人衛淡丘修真術及藥論方伎又南游事金華道士潘雷鑑已而憇吳有嚴德昭者疾久不愈獨齋禱於北帝道淵適見之與藥遂愈故一時爭神之留王壇宇其徒遂眾且傳其方至今亦秘之外人無從知

李德睿

李德睿者嘉定人始為道士寧真宮習方論能精脈所又遇淮人李隱授以竇太師九鍼法甚奇效洪武初召入辭歸賣藥市中獨携一瓢道士張羽及王行高啓皆與善為之賦人疑其仙時又有郭守源者初從張簡學詩慕方外事周玄初盡得其秘洪武初召領祠事頗寵異之

金善信

金善信少好黃老術嘗畜婦有子時有道士能以符
後鬼物治病從學之及聞莫洞一行雷法劇飲市中
叱叱怒罵雷隨之應遂傾身事焉盡得其秘益研覈
旨要其道以神所游泊然虛也陰盡則陽存陽無盡
而與氣化始終則長生之說也故以清淨為宗諸有
為累

席應珎

席應珎者常熟人少為老氏學異衣冠走山澤間有
所訪求盡通符籙經法亦涉獵史傳其事每存至哭
泣之哀有踰常度人謂太上以忘情貴何爾為者云
仙道有孝行明王豈悖而可言道始王普福宮已而
遷白鶴觀卒洪武中

張皮雀

張皮雀者一名道修體貌瓌異舉動無常人莫測也
父欲為娶不肯去事顛道士為師傅其術甚神宣德
中旱常之巨室田盡嘆焉重邀設為壇而祈初未知
崇事也霆折大樹遂焚其廩燼焉晝晦曠龍見而雨
大注人咸股慄崑復旱令請之恭期以三日雨果沾
澍人有疾者為嗟氣治之即痢瘡覺有以久逐之者

應時愈馬氏婦或崇焉聞其將至卽昏仆已而遂醒
適過神祠衆方鼓舞祠之敬甚見則嘻咲向之裸溺
而去神爲所侮下教言其道成故不敢校也嘗鬚而
披紵絮服裝竒詭而姿爽然映徹數人不覺起敬其
所捕鬼物携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所謂顛道士者名胡道安吳
江人始隸玄妙觀晚有所遇授以青城太乙真文及
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景泰中旱守請之祈時已
醉登壇四顧揮斥詬詈簡所擊雲隨之合雨大作時
時佯狂惟所之故以顛稱又有曰張宗茂者傳李雷
谷法奉其教謹請祈多應而不好爲人禱自尅其終
良驗若所謂解化者

曹大初

曹大初者不知何許人嘗寓止諸觀中亦不知其何
所師授侈口蹙頰深目狀胡大髭髯苴布而嗜酤酒
日就市中啗臄肉啣滌不輟口而時時瞋目語有所
召呼或若有所對接靈圜振於怪物者人或謂顛又
或閉門臥累日其徒呼起之或儼然坐不食亦不傾
跣人固疑其異弟子事之久者居終不見其所爲若
以間叩焉則叱之適旱祈者開陽閉陰襍磔百方士

或水之克以日又不應乃笑謂之曰待我乎衆因謁馬則與之期旦當來請竟令去迨明雨遂大澍連日夜不止人往窺之則方大鼾及醒而笑曰雨足乎故始謂其通於陰陽變化甚神之由是祈者遂衆能陰知其誠之至與不至告之曰吾無能爲當爲發書易可耳故多託之筮以言而拯危殆解紛亂惡人之惡或有物崇焉則至其所默坐叱咤詈之若有所考核者夫旣獲利賴愈益嚮之乃語弟子曰吾不敢私其力爲人者能以此幾落吾事吾奉召命不可以俟矣爾輩从此吾豈不憐爾誠向語爾大道者願爾未能契且懼彰泄爲累耳吾少讀內景經有悟自爾遇仙師授以至真要道惟默存修之道成後乃有哉司所守主旣鬼神事不可語遇有請祈精誠法不得秘而膠膠擾擾吾恐馳焉今乃得從所願吾欲授爾爾姑精一其心齋潔奉所禁戒無敢犯若素所營修盡誠爲之不憚上真鑒爾自當有所簡命吾於爾豈能忘情哉能從吾教吾爲助爾請深妙奧微當盡以指悟不然無益也余得之道士曹守貞其言如此蓋自元丹陽長春之後其道或顯或隱不可得而知或謂皆有授受所自其世次存焉特余所接見或言能變化

倏爾作黃金服食者多未驗云

贊曰夫道書所稱其旨博哉皆推本黃帝而源於老子然其言欲以無為治國焉有所謂變化恍惚役鬼神之事乎且莊生非十二子已亦自列為一家未嘗附柱下也况可取諸神仙方伎槩以黃老目之哉至陰符楊墨鄧析兵家者流俱附之道書一何猥雜不經之甚也然能傳其術者莫盛宣正以前皆自元入今又何寥寥哉豈元氏固自為胡而異端者因以顯其為方術為變幻為考召為羽化登仙服食黃金皆有所授之耶不然是亦人頭畜鳴若秦時倉海君黃石公者固皆近於荒時一見其跡耳乃若是著又何為哉若今之為術踈也寧獨道家者言學者率臆忌苟而可至不能名其說而望有究通者出其間耶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所自來負杖而遊翩然有塵外姿其毛髮稿而容更若處子舉止甚輕壯者不逮人見之無不慕焉爭願請終無所言或飲食之亦多不顧或為少嚙之則深自喜其去來不恒不知其所休舍特徃徃行途中則人輒隨之有問其年者云紹興至是三百十有餘歲矣林守世遠聞而召之問其所從

師授第云吾宋人也無所學偶自遊行於此耳無預人已而竟去人又有見之天台山中者時有吳其泉者好數能知物撫使者余公諫以跡人來言寇且至令策之曰寇雖必至然未及接而覆其中秋日乎已而如所克凡策人卽知其生平無爽或令爲尹布算則茫然不能測也究思累日始愕詒曰是先天虛一之數也不能死不能生非仙乎何以有此然吳生數人亦不知何以得之術者皆不辨

裴慶

裴道人者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旦遣其妻去舉其筐筥所爲養者悉委之衢乃浮游無所之後坐廢時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馬輒不應旣而之信之山中卽爲張氏道者宮止焉間有言事良驗人愈益神之來者幾得其一言卒秘不肖酬也亡何化去

贊曰聞古有不死方人爭慕而求之者多矣然或成或不成其求者嘗傾海內力從事彌年索之窮上下而不得其得者又不籍餘力徃徃著之耳目所覩記是誠何哉尹事傳之故老甚覈裴則近事耳人多識之言其初無甚異也而忽若有悟此誠有不可知者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不然一市人而能稅化坐忘知未然謂其無以致之
則不可昔太史公所稱燕齊迂怪之士爭言有禁方
中當世欲今幸時不好之故得優游山澤間無物色
之者然可爲沉溺者勸也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劉鳳

寄寓

周伯琦

周伯琦者鄱陽人以任子主簿南海遷修撰翰林後
以近臣出廉察嶺南陟颺中外久之復假江東叅政
招諭張士誠遂沒士誠所羈旅無聊時與諸文士遊
亦客潘元明雖倥偬時飲酒賦詩與張羽盧熊等流
連日夜或前而爲變徵之歌皆垂淚涕泣已又爲羽

聲慷慨士盡變色投袂元以太常召士誠留之乃改
行省丞在吳十餘年士誠敗竟得歸伯琦儀貌都雅
而非戡難才虛談無實雍容自免而已博學能文章
尤以善詩名

饒介

饒介者臨川人仕元亦通顯累陟方岳以叅政蒞吳
介長於學問時元政弛吏亦無能蹇蹇險危其身捍
患者偷旦夕集諸客觴焉賦淫詞樽俎間相命爲樂
諸方旣潰勢且及吳而介晏然未嘗爲計至張士誠
自海濟師襲齊門介無復措已入據城內紛擾乃堅
閉門士誠知其無能爲也亦不逼之已而造其所請
焉遂爲所縻乃俾領省事而實無所預束手而已介
惟勸士誠猶假元號令四方歲輸粟大都及 國家
兵討滅之介得介死京師

陳基

陳基者臨海人在元從黃潛學召侍講幄御史以時
政咎於基基謂後宮干政嬖寵滋多因爲草疏上大
忤欲罪之遂隱避於吳爲人講授屬亂作開府復引
爲從事已又轉而之浙張士誠受元太尉又以基叅
府事及其謀自王也乃獨諫止之謂當且需時者遂

命以內史領學士院凡軍旅文符書檄悉委之士誠無大畧不知攻取勢遽晏安徒好文為故時有命篇諸人與相和歌亦曾無巢幕及燼之慮從容宴笑恣其湛荒不欲聞疆場事及與同覆基既俘乃蒙宥俾預著作修元史成放還吳卒

姜漸

姜漸者諸賢人當元時來吳張氏起羅致之官以行省從事然未嘗有所干預獨時在坐席杯酒從容未幾遽以疾辭杜門不交賓客及國家初平吳禮其賢才用之徵為太常博士卒漸喜讀書文亦質而近

理

張羽

張羽本潯陽人刺史戡後也元政已失亂方作羽避徙湖州薦授官再徙吳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放還又徵起為太常丞坐不涓潔當刑而免移之嶺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羽頗好著述文亦典雅其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今其書有存者與高楊齊名時復有一張羽為道士亦能詩書法甚長客潘左丞亦潯陽人字伯雨名尤顯

徐貴

徐賁幼文本蜀刻人來在常州元時徙居吳齊門日
事吟不暇而名遂彰徹稱張徐亦善圖染有山澤間
意張氏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還橐
惟所賦詩乃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
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叅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
以征洮岷之軍興爲左將軍論死獄所著曰北郭集
存

贊曰士所遇致命於時無可言者若其觀萌漸擇所
處鑒於幾先自遜於數荒不見其芒穎以自異人安
得以衆求之哉徐賁張羽在張氏土爲所羈然居卑
不與謀議卒免焉而亦蒙時猜雖欲竭忠致節輔當
世之治而人謂如二三其行何漸也幸保首領亦其
名尚微陳基在元能正諫雖汚張氏嘗勸其母專竊
攘故以文儒獲全若介有守土之責而竟爲張氏用
雖云迫脅志在苟免其若封疆之義何伯琦尤爲元
近臣受方任失地不能死亡之又不自貶桷而日與
從容宴樂不思食其食之謂何而且以文史玩弄給
人之娛是焉得無罪也哉得歸死首丘又何幸矣至
二三君子之才皆一時選其書多有傳者故備論之

李幹

李幹家本睢州元時佐守許累從征役後乃與其將
擴廓同抗我師兵敗被執置京口已而選所俘才足
用者任之方改制度議典文舉禮樂幹皆得預焉及
列六曹以爲卽吏部復兼相 秦王謀議軍事召還
議不合黜居夏州又召入直晨趨禁內不敢挾扶已
篤老匍匐行 上憐之遂得謝來吳依故人盛逮曆
卒年八十六無子逮爲塋之幹明習故事值國家初
建有所創設皆綜論焉不爲無助

吳福

吳福者鄞人也以給事使琉球海風蕩然傾摧在俄
頃衆惟恐懼不知所謂福詭辭慰止之云當必無患
者但謹備之使回領典著作出按察豫章後入守禮
曹修諸經疏義出叅政陝歷三考遷布政閩旣得謝
來居吳子憲完憲以孝著且以所居讓諸弟杜用嘉
賢之謂其可比薛包

周伯器

周伯器者黟顏巽長上短下始來寓吳以授經自給
正統間閩寇作尚書金問徃征厥討乃拱立道旁自
呼有嘉興儒人周生願效力行間尚書顧而偉之曰
生旣欲從可仍儒服耶遽曰諾敬易之短衣楚製介

續趨乃納之與儁軍事大見信用號令文符皆主之
當以功上會金與他使者不協故抑不叙伯噐好書
年八十猶讎校兩漢正其訛

贊曰李幹元臣預謀國軍敗不能死以儒亮獲復用
遂委心焉出入盡瘁能老焉者烏則擇木其亦得所
從耶福奉使絕域出萬死其陟颺於外久才亦有足
稱者子復著廉讓節其慕大吳之風而興者哉伯噐
比壤來止效行間賞不酬勩然其志慷慨矣

夏廸

夏廸吉安人當前元寇作以萬夫長守崑山 國家

既定天下託以隱焉結屋海濱時詠詩自適默有所
寄

郭彞

郭彞宗常本蜀人父教授崑山遂止焉彞善爲文密
致而嚴常客張士誠所王行輩皆折下之氣亢爽敢
直言後亦被徵竟坐之時有盧昭者閩人亦來婁地
其父鈞華陞究其教誨子里人皆化之昭博究經傳
涉誦諸家五詩洪武中徵爲博士掌故楊州又有林
鐘者自華亭來寓其學長於訓詁因授掌故崑山遷
尹楚慈利僻在夷中數相爭鐘身入其峒喻解之遂

皆出率化擢考功吏部叅政山東坐事卒

孫太初

孫太初者秦人也有逸才嘗有所避縱游江漢躡屩數千里走齊楚踰汶泗獄麓藪壤咸躋焉於是來吳太初容觀甚偉膚體瑩澤人望而親之喜談神仙事又善爲詩吳爲詩者省曾諸君皆狎焉喜名者爭造門進飲食服玩食酒能多而不亂終日酣暢登高望遠有遺世去人間想時遇貴遊或談朝市則又欸欸施於名實善爲經務故時貴復好之嘗病屬人以殮事旣而愈悔其衰志人亦知太初非忘情者喻之婚

宦乃益憤憤詩多悲激有不平氣時倚柱而歌其音哀切少年和之皆泣下沾襟復自放袒裼號呼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持此安所稅駕已而人導之娶施侃妻之妹建業劉麟龍霓亦來在吳越間相與往來而獻吉輩亦遙與相應卒年三十七耳劉公嘗稱之云與太初對令人坐忘其爲人題目之如此

方太古

方太古者蘭谿人也少則有美名能致客四方來者日益盛會葬其親諸顯者冠蓋道相接士人里中父老無不畢集族之人嫉之乃謂其所視兆吉將昌大

遂夜發其藏訟焉不得直其宗人或行賄顧坐之逸之吳楊君謙見而重焉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傾一時其性迂緩好潔高自措尤負氣慷慨嘗與省曾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咸匆遽欲疾歸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濡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與洽吾乃徐步然諸君前亦遇雨也奚擇姬水以父友事之謹嘗與徐紹卿先生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裊席衾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携白褚藉之寢迨明視之褚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襞積者此其輕體善寢殆何以致之子循言其詩多有足觀嘗詢其家則已散佚無存者惜夫

宗伯昭

宗伯昭者宣城人父爲方伯聞嘗携之見於鄉先生林見素時年十七許以王佐才性輕財好推分恤人之匱緩急向之無不竭焉者遂以俠聞然非其意能讀書卽所解出域外又不封已自多究尋義若不及有所避來吳見徵明諸君遂傾焉日與遊履吉兄弟皆爲石交時有和歌才亦相埒聞之紹卿先生言其豪且善罵嘗與省曾有所居聞其父或醉語卽罵坐起云乃公與若子交寧爲若耶且否者我寧識里人

與圖議也予嘗於他所遇之時已老亦卑之無甚異
特頗能誦太史班氏書且言往所交游時申一嘅有
丈夫意

贊曰吳爲古名都士之以才名者必之焉則易以聞
著謂赤之邇與朱然耶又或譬之弓冶焉則角幹之
重醜眞體斷目與上下其齊陶旌之功其所賴故多
耳太初故與海內士交然萃止吳久人尚能言之雖
不能輕舉稅化猶疑若御風去者此其人固游於埃
壙之上不可度思矣夫方生竒峭傲岼軒然自爲名
高亦以二三君子皆一時重翼卵之遂得與相軋或
以爲善譎不可測則不知其內挾何術伯昭侈盈之
以故不容於鄉以彼其才而遑遑道路猶且肆已焉
所遇無問貴賤卽凌出其上人亦不覺下之或惜其
善家子一旦墮輕黠哀之故耶所謂王佐者烏在至
其所著書槩未有足觀而行事相類者習氣然乎哉
則魯昭公之學楚言是也其能無出乎

續吳先賢讚後序

魏學禮

余以端蒙大淵獻之歲旅食王都獲交當世君子
昔所願無弗從焉者且得觀于上所建立軌極創
制造法順承天地神祇辨物類之官豈不信哉豈不
信哉盛德太業至矣極矣茂以加矣若神道設教
睿明所篤制作之微雖不能窺而聲容禮樂備在新
乎余小子竊欲識焉而未之敢或責以既覩其盛無
所發明叙正之義者夫斯事體大固非寡學淺聞所
敢議若賢士大夫言論及見之行事者亦私欲存之

請俟他日乃有來自南者以子威先生所爲吳賢人
有聞自昔著功烈行義於時者書示余詳哉其言之
也夫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自泰伯以讓
德肇造逮延陵季子闔閭子胥以來號爲多士而言
游以文學稱於七十二子間則吳雖僻小必效情數
其華道者明矣夫言之章章以昭識考中訓定庶乎
故官是以能效其職百工是以能成其嘉材民是以
能有信鬼神是以能有明德使不有所載之幾何不
瀆亂失次淆而無別已哉故善與不善才與不才之
異夫旣以刑賞予奪榮辱於一時而又隨以是非得

失褒毀刺譏於後世故君子不畏於行所值患害而
爲凜於衆所視不能以情易者疊疊怵惕戒恐保任
如不遑焉豈非以書之存乎哉傳謂有求名而不得
有欲蓋而彌章或微其文於此而義見於彼或指事
正名考見成敗無所遁於千百世者是以崇議博觀
備論其始卒所由雖紀列斯在而義歸揚權有以也
夫且時殊變成功異人私其議執所是各自賢其行
而不同務要以度衷明分奉禮成義質信於君子謹
其端緒表見之寂之立功立事古稱有五者故有以
德建國家安宗廟社稷曰勲者則有若金問徐有貞

其人乎以言垂範曰訓者則有若文定文恪
文恭其人乎用力用勞曰功者則有若襄毅文莊其
人乎明著其列曰閱積之以時曰閱者則自仲舉以
下不可更僕數也是多爵服重列疇官厚庸出入有
詔於國名謚可徵於往至夫樹貞信操一行雖未受
任不違其難若造士仲理公敬所事不有躬若季粟
矯阿辟之心狐特厲方若仲光輩反才擅故藝皆幽
擯數遐僻陋無黨易以湮微無爲抽引暴之於後者
乃戾載之策雖其文頗有不盡然本末著其明疑者
闕之雖闕之故賴以見以而推之賢人君子所以行

權合變審形錯宜屈伸進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援
近者之跡用以裁輕重之準何必舊聞卽揆量和齊
祓除其過以昭明之無有解遷散佚墜失之患紹前
之隆明系胃志古之道正所傳之緒意在茲乎意在
茲乎余往則與子威先生共差次吳人士謂吳壤隘
偏惟以弊試從上之役嘗重天下至才之所生何敢
侈爲飫聞務益焉者若其篤道遵德履信祇惕朝夕
猶有先王之遺教餘俗故其君子秉心宣叙砥其業
小人勤恁齊力焦勞單瘁雖名街居衢處之國四方
所走集嘗縮轂財貨之口而處脂膏者不自潤其風

儉儻而習織細猶之饑匱困竭獨選蠕不敢爲非若其玩巧而事末技往往絕擅仰機利而食者衆亦隨時而遷非必其故至邇者奸游亂法數扞文綱乃時有之間之亦一二輕僥滑禍作爲虛譽內挾詐力而外以交結郡國豪傑行其私俗之淪濡其何日之有且其氣炎有以鑠之而動色高議格正其間得無望於綱紀人經教誨督厲之君子乎若整齊其傳以俟後得以覽觀固有在矣

續吳先賢讚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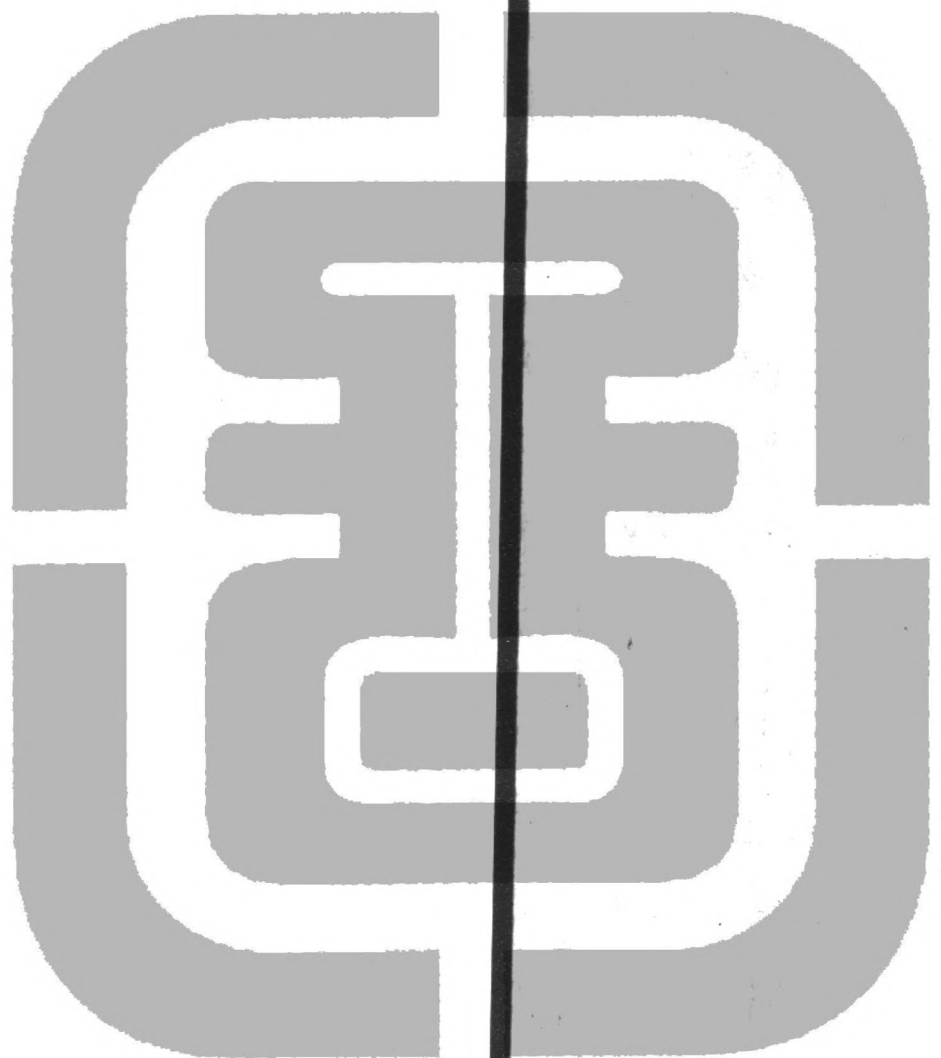
游自燕冀歸見於子威先生請業焉得奉所爲書則家大人咸預繩焉者水悚然拜曰是將以信於後謂盛德不可忘故記之雖記之故存之者也自伯叔甥舅一二兄弟實寵嘉之水也敢不再拜先生逡巡避席曰是非吾所爲託也子之家有其書矣若其志則余也敢且若古所謂記於功宗及識之表旂分物督不忘善哉其爲訓於世乎况我州黨稱禮義之國絃誦之聲四徹於郊是賢士大夫之所廬也夫盛

德必世嗣太史公所次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
列在王室者也若其藪荒抗之專行獨節不顧世是
非君子比度其衷上下儀之著之話言以類象表微
志晦闡幽明有憲也幾何不大氓其跡而湮替蹈絕
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讓
焉雖無有循焉者不敢以其賢智加之况敢顯有所
論議予則予舍則舍不自退託謙讓顯然見於篇乎
故非先生所自爲載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具之爲記則有數君子者備之矣故述詳其辭而節
裁其義不有所刪黜其複則有所釐改刊剔其間藻

潤之豐蔚之美琢追之溫厚之則精瑩之可嚙吮之
旨弘垂之有斐之文故書而不典者其語迂作而不
比於順者其語犯指事而有所詆傷者其語誣淡而
刻轢招人之過者其語盡直而無所涵畜者其辭皦
寬而蔓焉以亂者其辭枝是以詢咨之於往聞而揆
驗之以圖籍謀稽之先所列參觀之親所與接耳而
目之與人之謳然後侃然正色奮於筆無所避謂
善誦善誨烏有迂而諛側犯而險陂誣而傷善盡而
訐皦而不近情枝而無統紀也乎哉故君子觀於是
謂貞慎恕思有質要也乎格慤愿可明徵也辨精博

淵可永鑒也夫貞則不媚慎則不戾恕則能公思則能覈故若網若綱可循而理者華贍有體也乎故能信格故不惑慤故不忘愿故不思辯故不淆精故無隱博故淹備淵故能紀之遠支縻理貫聯會濟通者漸洽詳嚴也微文以示而淑慝不爽則所以俟百世也彼孤陋寡聞不說學則以是爲僖曰奚使夫人不得肆焉且何預執簡而擅有所記雖載前之文不無專以善許人乎故又疑其沃焉者則吳自張勃顧夷山謙之陸廣微以下皆有所著錄雖頗有缺佚然代有作者彼皆非耶且無亦廢墜是爲懼前之數君子者或放失焉則從而緒脩之故先生亦有所藉手以成一家言水不敏竊私其義敬愛簡於先生請卒以示焉後之採方牒求逸書徵郡國故事者安知不以是爲往也

糸金身糸卷一頁十九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明詩評叙

王世貞

昔者季氏旅泰山益夫子傷之於乎泰山辱也卽泰山不季氏旅何病尊云唐開元大曆間詩道邁日中而少陵氏出湛於詩而一時高岑王孟者流方廣競逐各傾其人人少陵氏不能離而獨尊其尊固在也宋人出而論詩者亡慮數百千家靡不皇皇然首推右少陵氏一時諸公縮焉而莫抗而要究所稱說乃逐景研響鑿空附麗標私其師言而未有刻剗精致

推始究變當於作者之旨見以爲尊少陵氏然耶何
宋人旅也明興士大夫膏肓勝國之遺然各悉其志
力徃徃偏到偶遇而文宣二主寔號嚮賓大雅潤色
鴻度而鉅公先生無以奉稱下風僅構臺閣體其所
顯爵清穆聲施焜赫卒以此故大抵緣勢襲名緣名
易聽緣聽生俗斯道其塗哉蓋少陵氏歿二千餘年
而壯地李夢陽出其淵朗洞識契宗始掃而歸之少
陵氏超悟頓解間得於青蓮海內操觚之士疑駭中
半已漸翕然趨奉而信陽何景明與下上而左右之
才力互稱弘正之間和薰被於寓宇譬景星雲物磨

皇之類並輝而駢見作者寧無栩栩揚氣於冥漢耶
二子逝後進麥詐鮮識嗜其其名揣未易加也日鉤
摘而攷之曰李子惡能自爲詩夫李子少陵氏盜俠
耳又曰何子易易足竟也甚者則及少陵氏矣大王
父審言雲卿延清之屬豈不凌駕遠邁乎哉又進而
江鮑徐庾亡得也割裂支離蠅啜其餘馥謂爲萃薌
而示之人也沾沾喜且交譽矣東方之壑浩漾汪洋
窮瞬莫際續蔓曷底漲有流沙觸而闕舟舟人忿自
咤曰惡駭是溟渤深哉余舍傍溪無闕舟也夫不知
而尊之奚尊也不知而不尊之又奚不尊也世貞旣

辭鄉學官少知所創艾旦莫諷少陵氏集於道漸有所窺近既而得李何二君集而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宏規卓思具體而微間有一二相襲猶未悟象外非岩抵掌談笑而效叔敖者也卽世所鉤摘語過矣過矣歷下李攀龍貝人謝榛與予友盛能言少陵氏其所詣力逐二子謝少推不能勝李神采奕奕逼且度之而見輒歛衽遜二氏功以爲泰山北斗云

評目錄

卷一

李君夢陽

何君景明

李君攀龍

徐君士道

謝山人榛

高按察叔嗣

邊尚書貢

鄭郎中善夫

薛考功蕙

馬侍郎汝驥

喬三石世寧

高大師啟

孫山人一元

唐司諫順之

華學士察

王裕州廷陳

楊脩撰慎

嚴少師嵩

王太保廷相

王僉事謳

卷二

常評事倫

皇甫僉事洵

王檢討九思

袁侍御凱

曹布政嘉

顧尚書璘

王宮諭維禎

祝京兆允明

王大學寵

陳提學束

徐邑令獻忠

施邑丞漸

朱於政應登

屠宮諭應峻

袁提學袞

劉尚書崧

劉司空麟

楊按察基

汪丞相廣洋

王博士偁

陳山人鶴

張脩撰泰

劉中書彥昂

偶吏目桓

殷教授奎

黃少詹佐

熊侍御卓

陸太常鈇

康脩撰海

唐解元寅

蔣叅政山卿

楊文貞士奇

林員外鴻

蔡孔目羽

卷三

曾少詹祭

陸詹事深

宋學士濂

王待制禘

劉布衣仔肩

劉布衣績

唐應奉肅

唐侍講之淳

浦舍人源

張汀州寧

吳文定寬

陳檢討獻章

王大僕韋

邵參軍奎

沈居士周

文待詔徵明

楊儀部循吉

石文隱珪

劉布衣泰

馬布衣洪

張提學和

莊騷封景

王參政慎中

唐太史順之

劉御醫溥

湯參將胤績

王文靖璩

陳檢討繼

胡中丞纘宗

邵文莊寶

儲文懿燿

岳脩撰正

卷四

解學士縉

張中丞楷

張興化琦

劉參政昌

夏布政寅

張學士以寧

黃五嶽省會

謝文肅鐸

廖學士道南

童庶子承叙

桑通判悅

張山人詩

張山人含

劉誠意基

許中丞宗魯

孫左司炎

王新建守仁

唐太宰龍

張太常羽

徐布政賁

江提學以達

汪廷尉文盛

蘇司馬祐

鄧定襄登

于少保謙

林司寇俊

瞿長史祐

李布政禎

王威寧越

姚少師廣孝

夏少師言

李文正東陽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明詩評一

王世貞

李君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也從其父宦游之大梁遂家焉舉進士為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時長沙公為相稱能詩赫然奔走海內人士稍稍聞夢陽名自折盛欲相近而夢陽雅不欲乃日夜取左氏遷史騷雅李杜二家集風之其所作遂傳海內云而夢陽為郎時嘗上書言外戚張氏及它論治體文甚

奇下獄矣 天子仁聖赦出不罪而久之 上崩
太子卽位中貴人始寅緣把朝事將亂大司徒洪
洞公憂之夢陽乘間說大司徒合六卿極論中貴
人不勝夢陽坐具草放爲民三年以按察副使起
視江西學政復坐與藩長構訐免獻吉度不可復
用卽歸大梁邸中益讀書及爲詩文間從閭里俠
少年射獵繁吹臺間它罷國守相使者慕獻吉踵
贄幣一見而獻吉傲睨故不禮或時坐賓席使客
侍坐客中已敬之不恤也獻吉玉立朗朗意無可
一世居官雖僚案少忤卽手批之遇書有不記者
曰唐以下乎果然歸十六年卒卒年五十九所著
集行於世

評曰此道蕪千餘年至夢陽始闢之社稷勛哉其
詩如孫吳用兵奇正闔闢變化不窮又如蒼鷲擊
空雲龍戲海健急怪偉種種入神

何君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少從師習春秋十六始
改習尙書而遂以尙書魁於鄉二十舉進士授中
書舍人景明秀而矜若不勝又和煦人人可自飾
近之獻吉詩名重海內景明後出一日而與之齊

公卿縉紳先生亡不願面何君者已謝病歸里中
貴人瑾絃而惡穉病俱罷不叙景明亦罷瑾誅召
復故官直內閣久之進吏部員外郎仍故直踰歲
遷按察副使視關中學景明學政嚴而詳明人亡
敢奸者三載謝病歸卒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景明詩如太華芙蓉秀出雲表朝霞貼水燦
爛萬狀又如西施毛嬙工藝絕世婉戀有情氣力
少讓李夢陽燦燦動人頗自不減

李君攀龍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也舉進士今爲刑部郎中
于鱗於書無所不通爲人狷介忠信而好爲深沉
之思當所未得或竟日夕忘食寢家故貧又官常
調而絕不肯逐衆爲奸謁泊如也卽世所稱說名
士亡可當于鱗云而于鱗顧折節與余好居恒相
勉戒吾子自愛吳人屈指高譽達書不及子子故
非其中人也予愧而謝之又嘗慨然稱少陵氏沒
千餘年李何廓而未化天乎屬何人哉
評曰于鱗宏麗渾壯鮮所不有又濟之沉思假以
數年奚讓二氏哉太嶽二室芝菌樛結光華若朝
霞芬青入九咽庶乎其近之矣

徐博士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太倉人也舉進士爲大理寺副父之以不能其職下遷國子博士卒年僅三十三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禎卿體質高朗雅短吏牘旣淹常調復爾下遷齟齬自可夭折何甚王伯安志慕盛欲妝入門下非實錄也詩韻本清華調復古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揖遜殊乏終然出塵使少加沉鬱之思微振渾灑之氣何李亡易也

謝山人榛

山人名榛字茂秦臨清人也貌醜一目弱冠爲俠齊魯間多度艷曲稍長折節讀書詩奕奕稱於人趙王聞而禮之致府已不自得游京師著遊燕集六卷

評曰茂秦介越之資被以質異不問家人生產交遊泊如也卽其養素無好幾乎自然究其勇詣必底便可成佛李生同志寔深琢磨詩宗法少陵窮體極變原旨推用五七言律得其十九近時之麟鳳哉布衣風格從古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高按察叔嗣

高叔嗣字子業大梁人也舉進士為工部主事調吏部累遷驗封郎中謝病歸久之還為郎中擢山西右叅政稍遷按察司乃卒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叔嗣詩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六工鈎削間傷局促夫其不壽此徵之然咳唾珠玑人倫之儁乎哉

邊尚書貢

貢字廷容貝歷城人也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

擢戶科給事中遷太常寺丞出為衛輝守久之以按察副使視湖廣學移病歸今 皇帝初召拜太

常少卿遷太常卿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尚書美姿風流饒吏事好交與天下豪俠其所搜積今古古文幾徧屬 主上清明備閒秩亡所見稍稍游歷留司諸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浮白多屈其坐人汪鉞時長憲心忌尚書名以為罪論去之卒年五十七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何李赤幟貢寔鴈行羽儀詞林膾炙藝圃所惜者氣格少讓師友或踈耳詩如洛陽名園處處

錦爛五陵遊俠裘馬千金雖復大雅不心醉乘五
言律勝七言七言勝古

鄭卽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閩人也二十舉進士爲工部主事
謝病歸起補禮部遷卽中再乞歸今 上初召爲
南京吏部卽道卒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善夫遭時不吊抗疏削跡日晏未炊欣然自
如名山幽谷芒屨幾遍詩規放少陵兼目變故時
寓幽憂或傷椎朴如黃河積水寒色千仞石骨巉
巖俯入深澗連城之壁不損微瑕

薛考功蕙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也舉進士爲吏部主事累遷考
功卽中時議禮與新貴人忤不合中以它事下獄
得白因謝病歸 皇太子立議官坊臣 詔且用
考功矣已病卒年五十三集今行於世

評曰蕙詩如刻錦雲霞疊石島嶼欲以人巧而擬
自然未及大觀能亡激賞間作冲澹如落花游絲
清致可喜稍更骨氣便復無儔矣五言古勝律五
言律勝七言

馬侍郎汝驥

馬汝驥字仲房關中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當授矣而會先上疏忤 天子詔特出爲州守今
皇初召還授編脩擢脩撰國子司業久之守南
京通政參議遂爲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進兼
學士卒年五十餘有集行於世
評曰汝驥詩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倭精嚴兵騎雄
整不無過苦之歎大抵有沉理而無玄趣然自關
中諸公未能與之勁敵也

喬三石世寧

喬世寧字關中人也舉進士爲南京戶部郎權四川
按察僉事尋遷副使視湖廣學士今爲河南左參政
評曰參政趨本爾雅調亦清和規模沈宋時沿李
白劉生入塞寄王玉壘諸作如新月在樹晶晶瑩
瑩清泉倒澗琮琤瑤尤璧府之卞珠林之隋也
楚政之後太簡率寡沉鬱之思昔人謂山川奇文
章何背馳爾耶

高太史啟

高啟字季迪吳人也元末往來避亂越中 高皇
帝卽位召授翰林國史編脩久之遷戶部侍郎太
史以少不習辭 上面慰勞予金楮罷歸而會罷

守魏觀脩齋閣成太史爲文記書邑臣告罷守觀
罪語連太史併逮腰斬時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
世

評曰悲哉乎元格下也太史因沿浸淫雖忽忽未
振而弘博凌厲殆駸駸正始一時宿將選鋒莫敢
橫陣格姑左次弗論評其辭快若迅鶻乘飈良驥
躡景麗若太陽朝霞秋水芙蓉縱負可點之瑕奚
廢連城之賞詞家射雕手也若使少就沈思兼及
古調豈出何邊下哉

孫山人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莫知何許人也頗而微操秦音遂
謂關中人云向多游歷吳楚間至吳興娶施氏妻
之妹不久而卒所著詩集今行於世

評曰太初裔本王家跡托方外鶴瓢鐵笛白恰玄
巾嘯傲飄灑風神朗秀旣嬰婚娶遂爾湮沒悲夫
悲夫詩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毋論必勝 已是
出奇又如鳴螭伏蚓雖呼吸月露而身在槁壤信
乎有格哉

唐司諫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舉進士高第爲翰林庶

系錄彙編卷一百二十一
吉士授吏部主事已調官編脩其得累調也宰相知之故乃司諫則故遠宰相移病歸久之太子立設置東宮官曹召補右春坊右司諫編脩如故坐上書忤天子意斥爲民不復用
評曰弘正間何李輩出海內學士大夫多師尊之迨其習弊者音嚮足聽意調少歸剽竊雷同正變雲擾太史稍振之爲初唐卽其宏麗該整咳唾金璧誠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然欲盡廢二家之業殆猶溺嗜海錯而廢八珍者也歸田以後又見別紀

萃學士察

萃察字子潛無錫人也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水部主事移病歸還補駕部進郎中屬新貴人用事多斥逐翰林儒臣而別有所進補因緣入爲脩撰稍遷侍讀久之進侍講學士視南院篆以給事御史論罷

評曰學士閥閱貴胄少都清顯廻翔秘苑雖適仕逕羈轄塵駕猶迷素質旣以薄讚焚魚迹惠山之埜典籍肆其菁華泉石縱其嗽枕刊洗浮靡獨秀本色如秋水涸天根露木葉脫明蟾出誠陶常

之妙境蓋詩宗之玄解也惜才具稍乏七言微短
天方假年昌大所就曷有旣哉

王裕州廷陳

王廷陳字稚欽黃州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有才名而傲睨不檢爲衆所惡當授官吏部擬給
事中上矣詔罷不用出爲裕州守又坐絃殺人
下獄論城旦

評曰裕州縱性爲狂多才誤用投美璧於頑鑛點
麗錦以青蠅踰冠登朝未立罷免旣不能謝跡塵
鞅棲神玄境又不能自勵絕翮章賁雲衢英氣徒
栩於眉宇激昂時出乎篇章如黃河下流迅決任
性雲錦蕩漾風波激澌自無定則五言或繇感慨
或近自然頗多佳境七言更無一章可謂才難矣

楊脩撰慎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久
之以伏闕事下詔獄攷問杖朝堂幾死戍永
昌三十餘年不得歸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評曰脩撰筆任手運誦由目成翱翔中秘旣窮青
藜之校流戍南滇遂肆朱鼎之識凡所取材六朝
爲冠固一代之雄匠哉特其搜擷大饒格調時左

繁飾人工或累天悟又其微趣多在長吉振奇之士卑其刻羽雕葉陋中之徒駭其牛鬼蛇神班郢之思獨苦膏肓之病難醫良可歎也

嚴少師嵩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舉進士爲翰林編脩遷侍讀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有鈐山堂集行於世

評曰嵩詩少年如碧苕依依水清石見春雲綴空濃淡有情惜氣格小緩結語意盡耳後不復點檢隨人得之豈廊廟泉石體裁自別耶抑所謂不復唱渭城者耶

王太保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舉進士爲給事中以言事謫召復拜監察御史再謫贛榆丞稍遷同知寧國罷累進四川按察使入爲兵部侍郎出行邊還擢南京兵部尚書理都察院滿九載加太子太保罷歸卒年七十餘有集行於世

評曰廷相渾渾如高麗使人抗浪意氣殊乏精韻古詩歌行小勝近體

王僉事謳

紀錄彙編卷之二
王謳字舜夫關中人也風神散朗負氣豪俠舉進士爲工部主事遷刑部郎再遷按察僉事填宣府引疾歸卒年三十六有集若干卷行於世評曰謳詩頗饒氣格兼多沉思惜其絕駁半之如披沙見金治璞取玉殊勞匠手

紀錄彙編卷之二

明詩評二

王世貞

常評事倫

常倫沁水人二十舉進士有詩名而任俠好飲擊射爲一時冠授大理寺評事謫州倅稍遷爲守矣而與上官不相得坐論免歸評事嘗過掃其祖墓醉而衣紅袍佩刀馳馬度水馬顧影驚跌亦出於腹死年三十四

評曰倫詩如汗血名駒驕嘶自賞雖步驟未合而

毛骨非凡見者知其千里

皇甫僉事濬

皇甫濬字子安長沙人舉進士爲禮部祠祭郎中改右春坊右司直郎左授大名通判稍遷浙江按察僉事復坐貶以死年四十九有集行於世評曰濬以高第清曹競心傲習兩遭公議悒悒而沒詩如蜀綵吳葩爛爛郁郁得意處如玉盤露屑清甘可人七言衰弱更所不論

王檢討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久之改吏部主事進郎中逆瑾敗以檢討鄉人也下遷壽州倅再論罷歸

評曰敬夫棲萃禁署振策天曹連坐下遷躡履泉石康生同志多托新聲揆麗藻之景抒凄鬱之抱按錦瀉珠良足悲賞詩格渾渾中歲做何李如優孟孫叔容笑頗似暮年率易遂露本色

袁侍御凱

袁凱華亭人洪武中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應對忤上旨托風疾求歸

評曰凱詩如兒鷹試風未成長已自縱快蘇李之

圖頗見風雅自燕之什亾忝閨房雖未登大曆之
堂實已超宋人之乘至其玄覽先事夷跡藏身丘
園削貴金石留響庶幾哉逸民之行歟

曹布政嘉

曹嘉字茂禮大梁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以
言事出補罷推官 召復監察御史又以言事下
獄謫判茂州累遷福建按察使以山西布政使罷
嘉故李夢陽弟子有才名好閩無禮所至畏而避
之

評曰嘉詩如公孫大娘弟子舞劍頗足奇勁見其
師者不覺愴然傲慢無禮所謂舜子不肖

顧尚書璘

顧璘字華玉吳人舉進士爲南京吏部郎累遷開
封守與中貴人忤左遷全州守再移台州仕至湖
江布政使乞病歸以副都御史 召撫楚擢南京
刑部尚書罷歸卒年七十餘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尚書器金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罷
公之左珥管江表首馳三傑之日如春原盡花靡
邁錯離又如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

王宮諭維禎

王維禎關中人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
遷脩撰今爲右春坊右諭德視留院事

評曰宮論高朗傑出刻意少陵一時藉甚之譽海
內無幾宛轉屈曲旣乏天然粗重突兀良背人巧
自負詩宗上乘永無改轍寃哉千餘年杜氏惜哉
二十載王君彼逐影追聲之徒何足道哉

祝京兆光明

祝光明字希哲吳人也舉鄉試數上南宮不第什
禍授南海令遷應天通判自免歸年六十九卒有
集若干卷

評曰光明書法雄勝滑稽傲睨詩法六朝兼采後
代如五陵少年走馬峻壁又如咸陽一炬玉石難
辨作小解雜劇頗累風人面目諸他五七律未講
開元大曆之間者也

王太學寵

王寵字履吉吳人太學生有集行於世
評曰履吉風流醞釀詞翰珠璣部使推許聲名藉
甚累戰皆北忤悒靡和僅滿籛入太學垂五十而
歿良可念哉詩如先祿宴使臣餽飭嚴整不耐咀
嚼亦無珍貴然以骨格差勝文生

陳提學東

陳東字約之會稽人踰冠擢上第爲翰林庶吉士
亾何授禮部主事改編脩以忤時宰出湖廣僉事
進按察副使視河南學政尋卒年三十餘

評曰東詩如十五六女子容態楚楚見人羞澁又
如織一段錦非乏可觀短俠不稱雖噪一時之名
終睽百代之軌

徐邑令獻忠

徐獻忠華亭人鄉貢什褐令免歸

評曰獻忠詩法初唐又多六朝語雜組成章積貝
爲飾如入萬花之徑終靡三山之骨

施邑丞漸

施漸字子羽

評曰漸詩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非不清絕惜其
景物蕭條迫晚意盡錢起長卿之流要當並轡耳

朱叅政應登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二十餘舉進士爲戶部郎
出守延平久之擢陝西提學副使雲南左叅政罷
歸

評曰應登詩於何李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

恨

屠宮諭應竣

屠應竣字文升平湖人也舉進士為禮部祠祭郎中改翰林脩撰進侍讀再遷太子諭德以病乞假卒年四十三

評曰宮諭輝燄逸逸藻思翩翩汎瀾百氏之英含咀六朝之俎未加裁割遽爾永統德謝冉牛遂起斯人之歎才同盧照亦諧赴水之徵

袁挺學察

袁挺字永之吳人也舉進士高第改翰林庶吉士授兵部主事公署火謫戍閩越赦歸起為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政歲餘移病乞休尋卒年四十有六評曰袁詩如築室城邑位置整嚴終乏悠然之思又若簾魚入水圍圍未舒滔滔莽莽當讓關河之客

劉尚書崧

劉崧字子高高皇初為北平按察副使召拜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致仕歸再起權國子司業卒

評曰崧詩如雨中素馨亦復嫣然情色俱勝若作

寒梅老樹便自風骨其風人之類
也
明皇始之盛家

劉司空麟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也弱冠舉進士正德中由尚
書郎為紹興守有異政人謫思之遷山西按察使
累官工部尚書乞致仕歸

評曰司空朗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諧素
心煙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凝女兒
能織鴛鴦謂未藝絕更繡鳳凰金無此鳥可談一
笑

楊按察基

楊基字孟載洪武中起家大官署令累遷按察適
歸卒

評曰基詩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顛頓特甚情至
之語風骨掃地

汪丞相廣洋

汪廣洋初事 高皇帝為中書左丞相出行省叅
政 召拜御史大夫封忠勤伯復為特進中書右
丞相貶南海飲藥死

評曰丞相負排解之異才表磊落可稱偉氣作為

歌詩如振鏗生光跳珠呈曜格姑未論聲重一時矣

王博之侑

王侑字孟揚舉薦爲翰林博士從英國公平南交還坐怨望賞薄下獄死

評曰侑詩如塵中車但取馳騁未辨所載較之解生近似小勝竟以恃才傲橫羅讒口盆死囚獄良可傷也

陳山人鶴

陳鶴字九臯山陰人也世家武弁當受秩不可葛巾布袍稱山人云

評曰陳生氣色高華風調鴻爽初瀉杜氏未由點化後入中層亦鮮悟解旣寡全牛之語復乏半豹之蓄眷容乎短章寂寥乎大篇十室之肆庶其實而

張脩撰泰

張泰字亨父大倉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累遷脩撰卒年四十有九所著集今行於世評曰泰詩如飲醇酪甘鮮可口不耐咀嚼亦少筋骨間有一二清絕如曲澗流泉致長沙易殆猶甚

系錄彙編卷一百二十一
謂彼精思不亦宜乎

劉中書彥昂

劉彥昂字以行鄱陽人事 高帝爲中書典籤

評曰彥昂詩篇峻潔尤多樂府清絕之氣雖可觀
婁楚之調爲尤甚旣累簡質然亦非本語耳

偶吏目桓

偶桓字武孟太倉人爲荆門州吏目

殷教授奎

殷奎太倉人爲府教授

評曰二子並絕名家共遷唐軌屹爾樹立直然示

群吏目頗諧風格故多鴻爽之辭教授兼至才情
尤工感愴之調誠吾邦之盛軌張陸之前驅也

黃少詹佐

黃佐字才伯嶺南人舉進士高第爲翰林庶吉士
授編脩遷廣西提學僉事歸 太子立召爲左司
諫遷侍讀 太子右諭德國子祭酒母喪服除拜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會吏部侍郎闕佐意且得之
而言者忌佐論罷所著集若干卷

評曰佐詩如刀家黠奴連車騎交守相揮散千金
原非已業

熊侍御卓

熊卓字達選新喻人登進士爲監察御史正德初以黨人罷歸卒集今行於世

評曰侍御才短思苦所著不多見然風調秀質亦一時名手也如寒蟬乍鳴清楚之外更無別致耳

陸太常鈇

陸鈇字鼎儀大倉人舉進士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爲翰林編脩遷脩撰滿考爲諭德進太常少卿翰林侍讀以疾歸卒

評曰鈇詩如噬乾肺少有風味殊難齟齬西涯稱其有作必淫殫精剗不肯苟就然多晦澁之辭無取故尋之舊

康脩撰海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也舉進士第一爲翰林脩撰以逆瑾鄉人故罷官有集行於世

評曰太史制策聲名傳溢海內竟以閹人之敗削籍歸耕沒齒爲錮頗效揚惲南山之田趙瑟秦聲倚歌擊筑詩如河朔丈夫鬚髯戟張借驅報仇人疑大俠與之周旋乃是酒肉儂父

唐解元寅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吳人也舉鄉薦第一坐事除名

評曰寅實異才中道齟齬既伏吏議任誕以終詩少瀟初唐如鄆杜春游金錢鋪埒公子調馬胡兒射雕暮年脫畧傲睨務諧俚俗西子蒙垢士南珠襲魚目狐白絡犬皮何足登牀據几爲珍重之觀哉

蔣叅政山卿

蔣山卿字子雲上元人也舉進士累官爲尙書郎上言事外謫復累遷覲守以叅政歸

評曰子雲負一時才名流麗清逸固是當家然乏沉雄之思售價自淺

林員外鴻

林鴻字子羽閩人也國初仕爲膳部員外郎

評曰子羽命才克裕標格華秀堤柳宮花之句至於茲名它作實多勝也

楊文貞士奇

楊寓字士奇名寓以字行廬陵人起家布衣爲王府審理副文皇帝初擢編脩入內閣預機務遷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輔皇太子監國

後累官少師兵部尚書奉金盃殿大學士卒年八十
謚文貞

評曰少師韻語妥協聲度和平如潦倒書生雖復
酬酢馴雅無復生氣

蔡孔目羽

蔡羽字九達吳人也爲南京翰林孔目嘗薄少陵
以爲不足瀆云

評曰九達少負燁藻踴躍賢科老得微官婆娑留
署詩如灌莽中薔薇一枝汀際小鳥娟然潔白至
欲罵佛阿祖可謂蜂游撼樹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明詩評三

王世貞

曾少詹祭

曾祭字子啟泰和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院脩撰
遷侍講再遷侍讀學士以史成擢左春坊大學士
久之進少詹事卒年六十一有集行於世

評曰少詹詞鋒艷發如青萍倚天韻語清華若紅
藻秀水天馬之歌援毫面試寶帶之錫同袍莫比
又如封節度東征旌甲曳札衣裝鮮爛然多市人

堪戰者寡也

陸詹事深

陸深字子淵華亭人舉進士為翰林編脩遷國子司業乞病歸出為祭酒謫同知延平府遷按察副使視山西學還復視浙江學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卿改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進詹事府詹事罷歸卒

評曰詹事天才卓逸翰墨名家流輩見推彌布朝野詩如梨園小兒急律率所至動人第視大雅亦短深趣

宋學士濂

以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元進士以文章名海內至正十七年人臣薦為國史編脩固辭入龍門山著書 高皇定鼎金陵遣使聘至建禮賢館居之注遷翰林學士下授禮部主事轉國子司業復為侍講學士進學士承旨致仕卒年七十二

王侍制禕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國初應召為翰林國史編脩出判南康罷遷侍制使雲南仗節死 評曰二君名雄虎觀價重鷄林黼黻 皇猷明昌

治藻一時文字之顯未覩厥敵初不以詩名然亦
嚴整妥切文寔不太過之宋有子珩翰詞雋蹇泛
駕之才汗血便隕薦紳悲憫之矣

劉布衣仔肩

劉仔肩字汝弼鄱陽人

劉布衣績

劉績字孟熙山陰人

評曰仔肩清麗頗識選體績更煜煜妍雅法長吉
歌行雖有時譽終難名家

唐應奉肅

唐肅字處敬山陰人

高帝時為翰林應奉以

食不敬謫役濠陽

唐侍講之淳

唐之淳字愚士肅之子也洪武末方存孺薦為翰

林侍講所著有平居稿文斷諸書

評曰應奉和雅侍講清麗足稱奕世之美若曰詩
家正源槩未挹也

浦舍人源

浦源字長源無錫人仕為晉府引禮舍人

評曰長源一鳴驚人遂優詩社二語信佳境也結

粗率遂捐成調它篇亦燁燁可采

張汀州寧

張寧字靜之嘉興人舉進士累官禮科都給事中
有名上面慰期大用之未久 上崩而當道者負
宿怨乘間出寧為汀州守引疾歸卒
評曰靜之既離鎖闥旋就乞身追念舊恩愴然興
涕歌詩本具才敏因鮮沉思大槩一時之雄統難
百世之榮

吳文定寬

吳寬字原博吳人也舉會試 廷試俱第一授翰
林脩撰滿考擢右諭德再遷左庶子兼侍讀進少
詹事母喪歸復拜吏部侍郎改兼翰林院學士視
詹事府事以禮部尚書入東閣知制誥久之卒年
七十謚文定有集行於世

評曰文定力掃浮靡一歸雅淡詩如楊柳受風煦
然不冽又如學究論天下事塵塵竟日本色自露
陳檢討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鄉薦七上春宮不第退
而講道於白沙用大臣薦授翰林院檢討卒
評曰獻章襟度瀟灑神情充預發為詩歌毋論工

拙頗自風雲間作瘦語殊異木色如禪家呵罵擊
枳非達磨正瀾又類優人出譚便極借扣絃乖大
雅而增城湛若水取爲詩教妄加箋釋真目中無
珠者也固知陳氏之忠臣必將鳴鼓湛生之罪矣
王太僕韋

王韋字欽佩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出爲
尚書郎久之以按察副使視河南學 召拜太僕
少卿卒

評曰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温李風人之致可挹而
言是右乃妙舞霓裳逸主猶憎其肉靚粧妖婢見人
更羞舉止斯爲所短頗號難藥

鄧叅軍子章

鄧奎字子章以字行巢人國初薦授吳王府叅軍
佐大都督朱文正於南昌文正後得罪坐叅軍輔
導無狀杖死

評曰叅軍帥幕風流詳藻青麗一時重之良足翫
賞究其格品政可張徐之次

沈居士周

沈周字啟南吳人也

評曰居士夙神畫理兼精翰墨塚筆可封戶履恒

浦其詩如村童唱榜歌時操粵音亦自近情可喜
一歌滄浪便覺無復餘興

文待詔徵明

文徵明名璧以字行蘇州人也累舉不第薦授翰林待詔尋致仕歸

評曰徵明方素為質博雅多能却田叔之千金擅
鄭虔之三絕藝死重其珪璋夷荒比之珠貝要其
所就可得而擬大抵徵明詩如老病維摩不能起
坐頗入玄言又如衣素女子潔白掩映情致親人
第公丈夫氣格具它率易種種可厭今方增次之

口良可深歎

楊儀部循吉

楊循吉吳人也舉進士為禮部儀制主事初乞病
歸歸近六十載而公所著彙叢雜纂未成書

評曰儀部急流勇退刻意篇章末路難期殊成
怪詩法初唐未臻實境間趨晚調乃可備觀始信
斯道之無窮益親名家之絕物

石文隱珪

石珪字邦彥彙城人也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
檢討久之遷脩撰再遷南京侍讀學士國子祭酒

入爲禮部左侍郎改兼學士進吏部尙書改掌詹
事府知東閣誥勅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太
子太保罷歸卒

評曰文隱清脩之士風調爾雅詩亦僅類之

劉布衣泰

劉泰字士亨錢塘人

馬布衣洪

馬洪字浩瀾錢塘人

評曰士亨錢塘名俊蚤勳高蹈所作歌詩宏富清
新然未脫宋元之習法法必出其門尤核詞學準

燁勝之

張提學和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進士高第爲南京刑部郎遷
按察副使視浙江學

評曰節之才情洋洋流麗可愛故是臺閣餘派也
莊驗封景

莊景字孔暘江寧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
討不肯爲上作元宵詩疏其事下遷行人司副乞
歸久之以薦南京吏部郎病不能之任罷歸

評曰詩以緣物極興非爲詒義訓辭景與陳獻章

俱號山林白眉至乃鳥點天機梅桃太極如巫師
降神里老罵坐兒女走聽雅士掩耳然景詩別至
自有佳處全篇不足存也

王叅政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十八舉進士爲禮部主事
累遷吏部驗封郎中謫爲常州通判再擢按察僉
事視山東學累遷河南左叅政罷歸

評曰道思聲譽赫然縉紳歆慕初年詩格艷麗雖
寡天造良極人工歸田以後恃才信筆極其粗野
一時後進靡識翕然相師遂成二豎之病

障之魔

唐太史順之

唐太史紀績已見前此評其歸田以後之詩也
評曰太史近亦濫觴互相標榜所謂有狐白之裘
而反襲飾嫫母以爲西子者也知道思舊作本可
二三僕故抑之使世人罔啜其糟母曰蜉蝣撼樹
也

劉御醫溥

劉溥字原濟蘇州人

評曰溥詩如淮陰少年斗健自足時欲噉人又如

鍛容長髯便襦劍俠坎軻微位叅將隕裂窮荒使
少加掛遜以飾鑿鑿亦一名流也

湯叅將胤績

湯胤績東甌王諸孫也爲俠亾命江南起使北虜
授錦衣千戶進指揮僉事再以都指揮充叅將出
守孤山遇虜中流矢死

評曰胤績雄才蓋世與劉生鴈德氣所壓政猶小
巫見大巫耳又一時有蘇平其瑾諸人號十才子
僅劉湯羽翼耳

王文靖璩

王璩字汝玉事太宗爲左贊善坐事下獄死

陳檢討繼

陳繼字嗣初宣宗朝以薦爲五經博士稍遷其
官並吳人

評曰汝玉流麗之作受賞儲宮嗣初清新之才應
推元相特格旣沿卑意復任淺元體蘇習魯衛之
政也

胡中丞纘宗

胡纘宗字世甫天水人舉進士爲翰林檢討出判
州累遷南京吏部郎擢蘇州守累官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撫河南罷歸

評曰中丞天質穎敏風度瀟灑亦一關中之雋第
命意淺率不足多傳雖緣是罹口幾陷大僇何益
於已

邵文莊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舉進士爲許州守擢戶部員
外郎遷郎中進按察副使視江西學累遷左布政
使召拜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入爲戶部左侍郎乞
養母歸以南京禮部上書召不赴久之卒

儲璠

儲璠字靜之泰州人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郎中
郎中擢太僕少卿累擢南京吏部左侍郎卒
評曰二子詩如雙燕並飛差池可賞終不離庭院
間

岳脩撰正

岳正字季方溇人舉進士及第爲翰林編脩遷
春坊右贊善改脩撰入內閣叅機務謫戍甘州尋
召復原職出知興化引疾歸久之卒
評曰脩撰不以詩名家微吐一二頗有風旨至
格調槩乎未聞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明詩評四

王世貞

解學士縉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

高帝時舉進士為翰林庶

吉士授監察御史罷歸里建文初成河州召為待

詔 太宗下南京入內閣預機務遷文淵閣大學

士兼翰林院學士出叅議交趾下獄死

評曰學士黃閣首叅玉堂名俊詩家者流寰海推

價然多對客之揮頗譏捫髭之苦彼相如腐毫摩

詰忝甕匪乏兼人勞此徑日詩如蒲顛海邊野馬
飲啄雖雄馳驟無節不堪羈勒

張中丞楷

張楷字域之海寧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累遷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

張興化琦

張琦字君玉四明人舉進士爲興化守

評曰中丞遍和唐詩可謂捧心益醜究其才致實
一時也興化亦有思致去古邈矣

劉參政

劉昌字欽謨蘇州人舉進士爲工部郎以纂脩召
遷河南提學副使至參政以沒

評曰欽謨才炫國琛識窮夏鼎尤工倩麗更足風
情膾炙著華能重洛陽之紙雕虫綴羽尚存吳閭
之集如村女簪花非不豐艷本態自如

夏布政寅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舉進士爲山東提學副使每
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藻鑑人才多在驪
黃牝牡之外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
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

以爲名言累遷四川布政使卒

評曰正夫旣負穎達刻意詞家每卷中見欽謨姓名不敢下筆其雅慕相伏如此晚年有作衆謂過之其詩如鄉里老人衣錦繡見達官非不嚴麗但鄙甚可厭

張學士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也仕元爲翰林學士承旨國初以謝學士使安南凡三往竟卒於路

評曰學士革命遺臣皇初禁掖朱方奉使顛博望之乘槎白首投荒鮮陸生之垂橐詩旣日變故復備延采韻語亦健氣格少完但達致六三耳

黃五嶽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吳人也舉鄉貢卒

評曰勉之身滯鄉校名在公卿論詩則納屣賦講學則撒比伯安詩刻意六朝諸家綴集華麗之語聯以艱深之法如亂石堦壘遠望鬱然縱橫難上又如閭門肆中五彩眩目原非珍品坐索高價

謝文肅鐸

謝鐸字鳴治黃巖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脩遷侍講久之擢南京國子祭酒移疾歸復起爲

禮部右侍郎兼祭酒致仕卒

評曰文肅資乏玄朗功深琢磨遜心長沙之門用構臺閣之體

廖學士道南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舉進士爲翰林編脩遷右中允再進侍讀學士應制爲文章 上重之父喪

歸西迎

上於承天衣紅

上弗悅也罷其官

童庶子承叙

童承叙字以吉沔陽人與學士同任編脩久之遷左贊善再遷左庶子兼侍讀以疾卒

評曰學士緣凌厲之資跋踈競之念應制偏於媚酬送由乎頃刻雖才若倚馬而響同亂蛙庶子同號楚中之傑清麗過之然何大懸殊哉

桑通判悅

桑悅字民懌常熟人未冠舉鄉薦久之不第授太和訓導累遷柳州通判引疾歸卒

評曰民懌一覽輒誦千言不草氣凌五侯目鮮百代可謂文陣之健兒人群之逸驥矣詩如洛陽博徒家無僭石一擲百萬又如灌將軍罵坐雖復伉健終鮮致語

張山人詩

張詩字以言都人也號崑崙山人

評曰詩上處如王平子脫衣樹上探雀鼓傲睨見
賞下者周伯仁醉後露其醜穢

張山人含

張含字愈光永昌人舉鄉貢不第嘗師事李獻吉
又自稱何氏好友云

評曰山人才氣麓橫律法少陵僅得其拙長歌下
筆千言節奏無端精采不足如落日忽霾宿雅成
陣勢雖猛快無非惡聲

劉誠意墓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事 高帝為太史令遷御史
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集行
於世

評曰基詩如河朔少年充悅伉健又如果下騮驕
嘶有情至乃坐策四維逸推百筭籌運帷幄勛留
鼎彝賈其餘力尙追作者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許中丞宗魯

許宗魯字伯誠關中人也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授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視湖廣學久之進副使

入爲太僕少卿改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撫真
定罷歸凡二十年起經畧昌平遷副都御史撫遼
左

評曰中丞五七言位置勻穩首尾妥潔氣格粗備
可當作手使更推思入玄取材進古得不颯颯其
言哉

孫左司炎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事 高皇帝爲幕僚授中書

都事遷左司郎中總制處州軍府陷賊不屈死之
評曰左司俠氣熱心辭紅綬疆圉之寄提分以

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宕雄逸青鳳

吉光之裘片羽千金藏龍如意之珠 照累乘奚

啻多哉

王新建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舉進士爲刑部主事謝病

歸起復兵部主事上疏罪狀劉瑾下獄杖幾死謫

龍場驛丞久之瑾誅稍遷廬陵令召爲吏部驗封

主事二遷考功郎中進南京太僕少卿遷鴻臚卿

尋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南贛諸軍討山賊

大破之擢副都御史蔭一子官卒寧王拜南京兵

部尚書封新建伯父喪歸起兼左都御史平田州
亂卒年五十八集今行於世

評曰新建雄畧蓋世雋才逸群詩初銳意作者未
經體裁奇語間出自解爲多雖謝專家之業亦一
羽翼之雋也四時詩如五花駿馬嘶踏雄麗頗多
蹶步暮年如武士削髮縱談玄理儉語錯出君子
譏之

唐太宰

唐詩

史出

佐蘭谿人舉進士爲郟城令擢監察御
史及江西俱左聲進陝西按察副使視

學政再進按察使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召總漕
政入爲吏部右侍郎遷左侍郎擢兵部尚書秦隴
諸邊有功加太子少保入爲刑部尚書侍母歸十
餘載以南京吏部尚書召改兵部加太子太保尋
改吏部坐事免卒年七十二

評曰龍詩如永州石奇重有致不如太湖巖空玲
瓏

張太常羽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累官翰林侍制太常寺丞
徐布政賁

徐賁字幼文長洲人累官廣東左布政

評曰國初稱高楊張徐云吳中四傑要之等第可舉而言夫其既富才情未閒骨體來儀之視孟載不能以寸而季迪之視幼文大有所長必使躋者鮮愧容等者以怒色恐未可也

江提學以達

江以達字于順貴溪人也舉進士為刑部郎遷福建按察僉事再遷湖廣副使俱視學政罷歸

評曰于順才情頗裕體格亦存一時名筆恨少雅致耳

汪廷尉文盛

汪文盛字崇周崇陽人也舉進士為兵部郎出知興化遷按察副使視浙江學母喪歸復除陝西按察副使已擢江西按察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雲南入為大理寺卿以疾乞休歸卒

評曰廷尉詞藻整麗骨氣不弱第乏師友之功未免深玄之理

蘇司馬祐

蘇祐字允吉濮人也舉進士為吳縣令授監察御史遷按察副使視江西學累官副都御史撫山西

入爲刑部右侍郎遷兵部左侍郎何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鎮後罷歸卒

評曰司馬清不如許伯誠徒壯亦可魯衛之政也
郭定襄登

郭登故武定侯英諸孫也幼從勛衛從征麓川有功還授都指揮同知都督僉事副總大同兵久之戰北虜獲級多再進右都督爲征西前將軍大敗虜封定襄伯召還理南京都督府適安置甘肅尋復故封總京營兵卒謚忠武

評曰定襄奇士也磨盾操檄橫槊賦詩雄論風生
綸辭電掃如送季方之作怨而不怒定爲一
是將種登詩如弄波榜人大自保提又知魏司徒
善射令人驚目

于少保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兵部侍郎進尚書以功加少保復辟事坐殊死

評曰少保負穎異之才蓄經綸之識詩如河朔少年兒無論風雅頗自奕奕快爽

林司寇俊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也舉進士爲刑部郎坐論妖

僧忤旨下獄謫姚州倅累遷湖廣按察使引疾告
歸以右僉都御史召撫江西再乞歸復以副都御
史撫蜀討蜀寇有功加右御史又乞歸久之嘉
靖初召為工部尚書後復陞刑部尚書又乞歸加
太子太保廼卒

評曰俊詩頗極刻削又復癡重如灌莽中突越奇
石又如折翅角鷹挨撇難振

瞿長史祐

瞿祐字宗吉錢塘人累官周主左長史

李禎字昌祺

李禎字昌祺以字行廬陵人舉進士為翰林庶吉
士授刑部主事累遷河南左政使

評曰二君俱長填詞小解詩亦清新要非作手

王威寧越

王越字世昌濬人也舉進士為監察御史累軍功
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威寧伯改征西前將軍
填大同坐罪罷起為左都御史總陝西三邊諸軍
復加少保太子太傅卒謚襄敏

評曰越詩多叙塞上情致如田家作苦歌以自勞
可謂悲盡

姚少師廣孝

姚廣孝相城人一名道衍削髮從釋教以謀干
太宗起燕邸累進太子少師卒贈榮國公謚恭靖
評曰少師棲遁禪宗衷嬰世網既察佐命卒返初
服互逃儒釋之間未獲進退之所其詩如入初利
天雖自快樂未就解脫魔障旣深終當墮落

夏少師言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舉進士爲行人授吏科給事
中累遷都給事中以上疏論郊祀遷翰林侍讀學
士再遷少詹事遂拜禮部尚書入內閣久之累擢

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坐法下
獄誅死

評曰少師襲偉邁躡要階趨幾望終作僂人才
長於奏牘他詩如武庫矛戈種種出間殊少利器
又如夏候鼎古意蕩然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長沙人也五歲以能詩善書詞
上召見宮中令供奉翰林十七舉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脩九載遷侍講蒲考爲學士加左庶子進太
常少卿又進禮部右侍郎司內制遂預機務累官

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
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有集行於世

評曰東陽髫年供奉早捷賢科一時才名太噪晚
登三事鈞握二紀聲施四垂詩家達者惜乎未講
體格徒逞才情枚生累紙少遊揮毫角險筆捷加
灾墨卿予嘗譬之如積潦成陂雖復汪洋輕淺易
涸樂府自謂絕世寔則史斷一章有子名兆先未
立而夭其風韻奕奕絕句四首大顛竹枝佳境少
加鉛槧之年奚止箕裘之業

明詩評後叙

王世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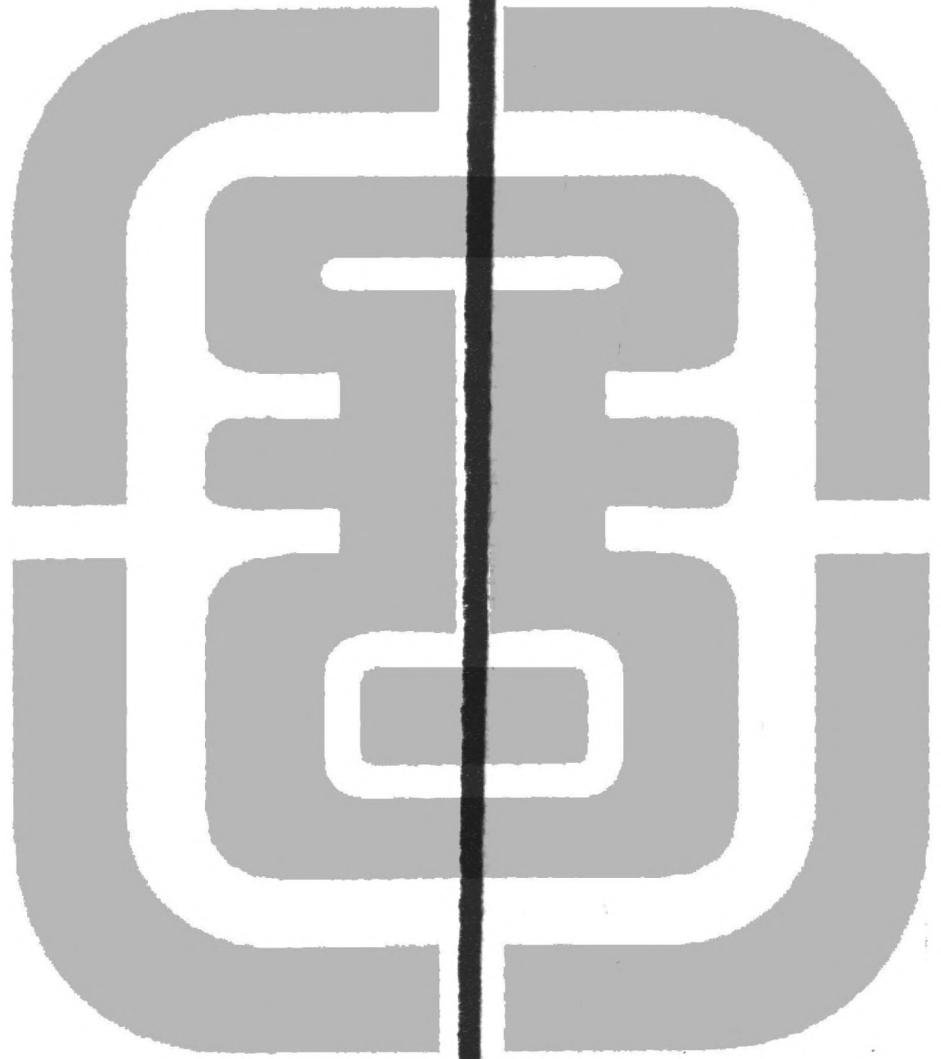
海內之士結軌稱說詩者亾慮數百千家大指私其
師言更互沿習可等別也吾少且賤亡當於作者又
不得周游四垂汎瀾上下乎時彥卽犯孔氏方人之
戒罪何辭哉罪何辭哉似是之談湛淪膏肓尋景遂
響竟復奚適私心切憂之退而與二三君子推權朱
紫毋令失於亡年之徑以自程也始者長沙諸公各
貴其貴無有憂厲心切磋之力角險逞捷因率務通
而其名方大貴足以奔走士徑此豈有深永之致贈

炙人人哉勢實使趨矣弘正間李何起而振之天下
彬彬然知嚮風云而其下者至或好爲剽竊傳會冀
文其拙一二少年耳觀無當於心翩翩然曰士當自
起名奈何影嚮他人爲也則又暗獵齊梁之下具而
誇於人曰吾乃得其精矣彼爲少陵氏者何吳人黃
氏皇甫氏者流若倚門之妓施鉛粉強盼笑而其志
矜國色猶然哉一者公甫孔暘本無所解爲道理語
度其才氣不勝人遜而自眩夫太極陰陽無言已
且束之豈不冤耶一者應德道思歸田之後駕
誣陶韋必諧自然目到之語黜意象凋精神廢風格
而其徒洪朝選萬士和酷嗜其殘馥左右而播之於
乎何舛也一者關中王維禎悉反諸作推尊少陵氏
間出章什朝野重之此其爲道彌邇爲禍愈重何者
以宛轉應接爲少陵氏之旨以棘澁粗重爲少陵氏
之語至於神格無聞四聲未協天下相率而曠聽之
謂爲真傳而瞽行之可不辨乎孔子曰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我無憾焉即使蛙鼓蟬管競奏箭韶稍具耳
觀無見難析丈夫鉛槧之業寧爲椎刀鄙勿爲山鷄
擬吾怪夫斯人之滔滔也蓋又悲之其終天弗與聞
矣

王子云吾少僅踰髻也受業山陰駱先生而先生間
 試予歌寶刀予未究所謂歌者漫應之而先生重賞
 且激曰大雅在子哉稍長從學官習章句不復記憶
 之是時有陸秀才之表者能詩高自許可以鄉先生
 廸功而下不論其人即席染翰便數番多麗舛不純
 又聞吳下彭年秀才者名得其詩五言律稍馴潔其
 他故文氏家言也已又聞崑山俞允文秀才者名其
 人詩稍宏麗法初唐未入底奧既舉進士京師稍稍
 學為詩矣而始隸藉大理與濮人李先芳游李自其
 微時即已厭罷時俗顧日夜工為詩格調出襄陽嘉
 州間秀越溫潤悟入象外已因李識秀水仲春流傳
 生雅尚亦在襄陽及一二右丞才具微短已又因仲
 識華亭莫如忠莫頗清令蔚蔚唐人多從游吳彥類
 益者其名著志實滿矣亡何予為郎比部郎之長孝
 豐吳維嶽燁燁有一時譽至同列相勉得吳生片語
 如照乘云予雅自好不能吳生下顧下李攀龍也吳
 愕怡盛氣欲奪我不得乃悟而折節請正李然其人
 詩實小巧清新足炫市肆亡論風格甚指云已又因
 吳識山東馮惟訥湖州蔡汝楠馮博洽多記六朝初
 唐語格頗近小自出為鮮饒才不當如是耶蔡少年

雅慕建安晚始淘洗攻錢劉之業瑩然不污厭然索
矣于鱗首予於金華徐文通也亦數之以謂予徐雖
用力少其巽受勇邁種種見道誠一時之雋哉而天
台王宗沐者齒最早最擅曹中稱自謂得初唐未易
許也蓋予居京師七年友師李攀龍次謙榛次李先
芳近爲社友者吳興徐中行南海梁有譽濰揚宗臣
耳徐溫煦予易望知其爲淑人長者詩格調殊不乏
稱其人梁率易寡世好充工齊梁近始幡然悔之卽
二君少加沉鬱之致何所不先宗後出而資充愛絕
航航虎視無崇不上凌駕斯世力追古人嗚呼雄哉
至孝龍寡許可它所友稱關中張才東卒劉爾牧三
俱已識知之張氣雄渾奕奕射人雖間作儉父語無
損劉質秀才捷尙未成家

六經圖考卷之二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玉堂漫筆摘抄

陸深

陸深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畧而層層相沓謂為
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
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漾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
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
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
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
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

雨雪是也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為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予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予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桑以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為周密似少此耳

嘗見閩閩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為我 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鬼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

系金身系卷一百二十一
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鬼生明之說也嘉靖
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 朝有事於太
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廿
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躡步日自東而南而
西而北穹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
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
已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卷
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丙
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闕防石門翟公新起行邊改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闕防禮部行在
則介溪巖公兵部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南
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
右侍郎三峯高公出辦糧草亦給闕防以行順天
府尹則石峯邵公云

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
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
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
午門東

楊文貞公跋玉海云松江府學有刻板蓋得之傳聞

其實無之

聞前輩翰林先生嘗道抑菴先生王文端公直為吏部尚書頗致憾於楊文貞公蓋以為擠之也今抑菴集中有東里翰墨卷引正記其事其序楊文敏公集謂直在翰林三十七年其出也惟公深惜之而反為忌者病焉意亦有所指又題梁用之詩後謂內閣在東角門內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為文淵閣則翰林諸公之所處也今內閣傍文淵而不在東角門之內諸所處者則在左順門之南廊而傍為東閣云

今制惟翰林列銜散官署於職事之下未聞所據獨楊文貞公以為故事南京太學碑文學士宋公訥奉勅撰散官書於職事之上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猶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虔與夏字

相類少一發筆下作义行人遂訛呼為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王之賜葬也王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

論功封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
功臣未有壽考如王者也王最有功於貴州出鎮
貴州時辭 仁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
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
理不足計意為漢府然其辭指温厚亦武臣中之
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 篤學仕元為温州路學
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閒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
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
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即日召見與語

川桑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多人獨長州祝
某翰林羅玘與悅二人耳玘江西人亦知名玘與悅
微有隙而悅初未識允明力詆咲及從石田所見其
文迺嘆服由是觀之蓋公論也允明有一黑貂裘甚
美欲市去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蒼頭不
言吾何以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並有文才人皆
稱之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
迺楊祝稱允明曰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馬驢
也辨給類此書學尤神妙

論曰業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與焉

豈非逸羣拔顛不可多得者乎唐有樊紹述文章屈
曲希哲似近之然雅重之姿樊殆不及也惜乎不自
厚分才雜劇此亦能優工戲何異已虜千里名駒未
始不蹄齧矣

文壁

文壁字微明温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
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
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
不如壁遠甚壁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爲推策曰微
明庚甲何異迺聰明若此食性多禁尤不喜楊家果

人或喚之作解嘲詩其詞曰西風微微朝夜吹暑雨
未到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
牙彷彿嚼冰雪染指頃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俱第一
我不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
福水盤蒲浸紫威蕤常年只落供吟日千金難致漠
北寒壯人老去空垂涎渠方念之我弃捐食性吾自
知吾偏十年枉却蘇州住坐令同儕喚庸鄙幾回欲
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生生長楊梅塢眼看
口啖日千顆願從君口較如何補作西崦楊梅歌爰
在任卒壁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僉計以銀千兩餞

系錄真統卷一百二十一
樞行璧辭曰先君泰作府曾未貨取一毫不幸以疾卒斃得其正而使不肖愛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君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居喪按禮人多稱之
論曰文人無行蓋自古而然徵明於辭受之間決之
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即是能立德者已賢哉乎斯人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

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未几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請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

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
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
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
少時年百交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
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
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
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音
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
中酒半牀病二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
金說客判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
每講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
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
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荀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
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廼效楚囚因圖其石曰
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
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
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與且如伯
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
也

附伯虎書一首

寘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紫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
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隙堞荆軻議於朝
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所
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
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
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案殷
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
候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
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

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
黃口嗷嗷加僕之宥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無付
之譚唉鳴棊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
之慙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曾連先生與朱家二
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賈門下一卒
而憚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
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
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昂東南多士之上斯
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
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

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繫
業貝錦百足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嚇
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涕泗橫集
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績絲
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
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
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季下掇墨甌中僕雖聳育
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
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
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

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
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
愧色滿面衣敝不可伸履决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
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空中甌甌破缺衣縷
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
所出將春掇菜堪秋有椽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
日願一餐盃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
决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
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
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

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
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
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
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
言之志亦將櫟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翱翔蘊
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
其鮑魚之腥而亡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
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
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
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以筆札以自見將何成
哉譬若蟬蛻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
得完首領就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
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
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
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
繼飽則夷游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鷗奮
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味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柔
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爲流萃僕素論
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
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國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貌侵生
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
友善寅獨器許薦于石田沈周南濠楊循吉由是知名
屢臺試不捷父惡之禎卿嘆曰橋梓之間正須和
協今而及此誠爲可痛且處囊脫穎君子之常何至
蓬索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論者以文章江
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爲集中警句雖沈宋無
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爲談藝錄陳內翰霽見之曰所
觀多矣皆莫如他日當獨秀吳中可也辛酉登鄉書
論曰三閭被讒見斥作賦自悼其時齒已長度終不
得用故也又楚人習於怨有觸卽施彼亦習之所使
者耳昌國年方熙妙所不遭特細而勾吳素多奇節
士豈其流之聲詩者戲耶非也已虜不察矣然文章
俊拔足繼前賢可慕良休未有踰此者矣美哉

狂簡

九二人

曲禮羈躬聖人之教任情孟浪狂士所崇天水違行
矛盾不律矣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迺
眷念之深何乎豈不以絕異之姿木鐸易觸卓犖之
行席珍所存如琴牢音歌臨弔曾點童冠浴沂相伍

門下或加旌褒取之於可漸也沿是而還建除不一
逃觀往詰可得而言高則爲俠成名下則滑稽自表
四豪名過筌宰七賢散處竹林相如甘立壁之困正
平餐坐塚之談優孟垂葬馬之淚畢卓忍竊酒之羞
王衍寧馨阮瞻將無李白奇才義山浪子史曰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應諧似優穢德似隱蓋不獨東方生
然也要皆大道未由風流未許方馳末路觀咲常多
豈非所謂跣馳者乎彼拘士守尺寸之義射聲利於
時不可同年語矣得所見聞桑悅張靈皆此類因連
屬其事

桑悅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
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爲大言更不量嘗銓次
古人以孟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
曰此小兒號嘍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
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
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
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爲博士弟子固不當
刺又厚誇使者大駭不解其爲何物人問左右曰書
生也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

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者也間者屈迹一來獎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裁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某人譔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美何如生固其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其而一純項何殊草具

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椽至州悅不爲迎椽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素遭狎侮皆啣之曰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椽使吏往令之悅曰連霄且雨滯此傳舍汜家室皆不康何得候椽言旣據胡牀坐吏赧歸椽益兩史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知有無耳者椽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椽非可能

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
來矣椽聞欲收之緣濬不果後三日悅詣椽見禮博
士當跪椽悅長揖卽就列椽作厲曰博士以椽爲不
當跪耶不足跪耶卽有學何能加廼公悅前口昔汲
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
汲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寥廓之士
可籠之威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
莫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綬請去椽不得已容之椽
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
侍校文不坐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
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按御史
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今子
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
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
令坐講悅固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
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
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
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
往來麗邑間

論曰以民樸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

以美垂免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于僚
豈命也哉文則儁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
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
笑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咲古人之
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
遭而民懌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
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張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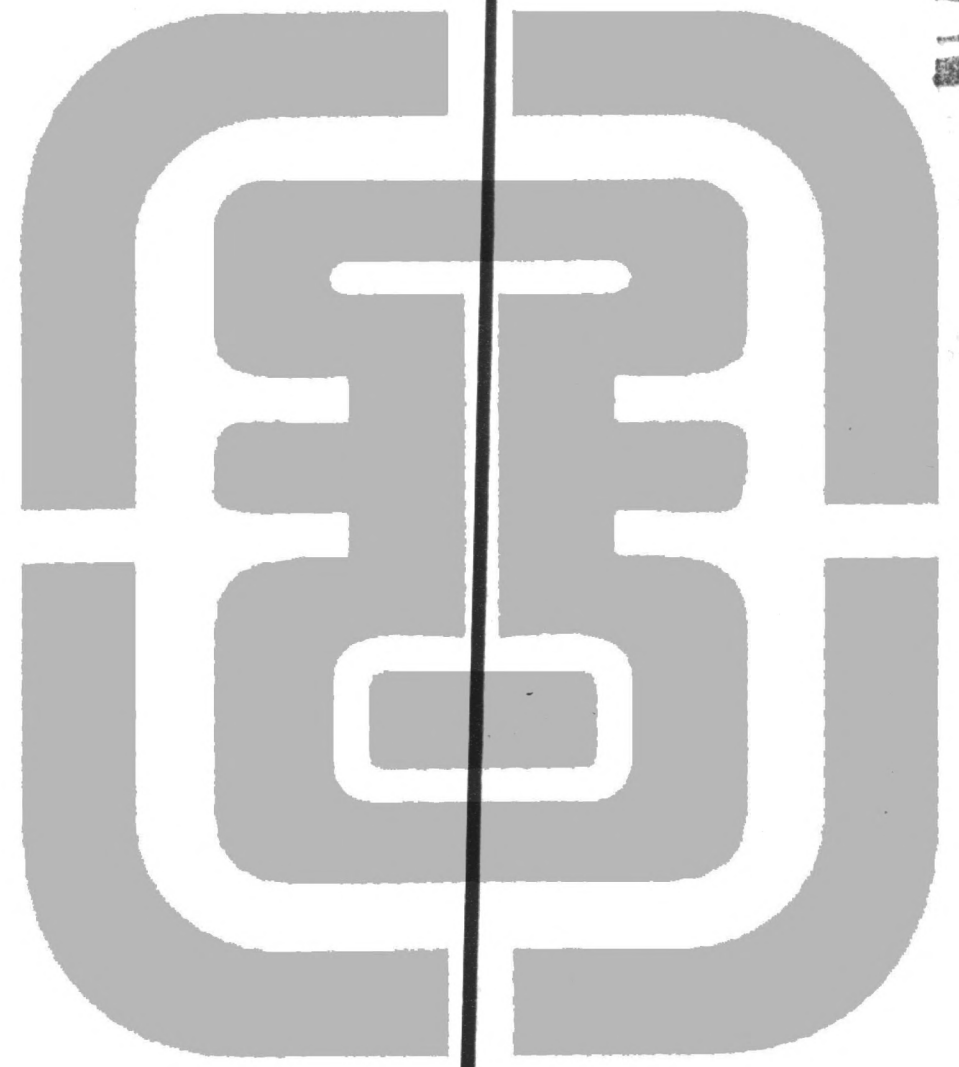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作茶閭閻至靈始讀
書好交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
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監子耳尚能稱醉士我
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
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卧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
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
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
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買飲
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
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
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囑美之
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子厚也

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咲曰焉者
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扞握伊尼
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扞握兎也
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靈卽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
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
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
絕初靈與寅俱爲罷學生博古相上適鄆人方誌來
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
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
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
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弃豈無雉經之用
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
面作忍耻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
得更啣鑿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罹者也君子至此極亦豈可
更常哉若匹夫爲諒則不察之甚夢晉家寔被斥自
畫無俚矣然尚嬰情酒德不渝前操老子曰上德若
谷大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過人足以發青條之
華檢制雖短截長足補謂之狂士可得無愧焉

糸金庫糸先

一
百
二
十
一

	糸	
	金	
	庫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新僑籍叙

徐禎卿

余少何延大人之惠幸弛負擔緣經術以舉諸生竊
不遜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雋材器角
名文墨中居止矐近相與競驩密樂締金石之固要
在不遺吾願識其誠言其就白頭廼究耳但羽翮各
蓋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有權度之區因綜核志行
綉緝如左貽之將來俾可考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新倩籍

徐禎卿

唐寅字伯虎雅資踈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
 通不為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陋厲嘗負凌軼之志
 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觸懷家貲微賤而饜
 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然處困疇杯對友引
 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
 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

之縮邪君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
伉於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死生相護毋遺舊
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槩云

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傲
蕩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踔詭又顛君子長鳴遠慕
顧命儔似猥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
移恒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敞未勿散飛天地
閉合迺絕相知

文壁字徵明篤好據古洽聞舊事善議論學者咸高
之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飾容等女敏意淡薄儔

勤工常矯諸友曰君等並持款說而壁獨操翰自苦
警之駮驢泛駕蹇牛負軛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
良育善良育亦卓雅通古謂壁曰夫祿不能代養榮
不能庇身時逝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計之壁曰
否否命不可枉時不可忽人生寔難不勤何獲柰何
計硜硜之憂反不因邪子行矣無戾我圖異日當不
苦余言也良育竟深賢之余甚備其狷志賦詩以廣
之云爾

蒞生茨蒿中芬臭不相連朱紫本異色觀者苦自

眩憤憤世俗間方類千萬端君子尚貞詭薄庶好
驕揚磁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群何況
於高賢含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蠅惡熱羨勗
哉復何言

邢參字麗文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
不急榮祿貧無恒業嘗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
干伺人皆尚之參志旣高而材學精美多屈士子僉
以參之淑懿有四焉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
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之思奮槩履方恂恂誼士
近之不厭遠之有望是其爲人者乎余因作歌以申

歡慕辭曰

雲中鵠子鳴且蜚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獨
徘徊從朝無梁暮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漪我將往
饋羨中魚將子不饑兮我心愉

張靈字夢晉性聰明善習技巧家本貧窶而復挑達
目恣不脩方隅不爲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
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厲之關涉篇籍能潛識強誦文
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恨生命逼苦遭歷艱困徇殃紛
然內無僮僕躬操力作饗殮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
聊偃息弊廬喟然長歎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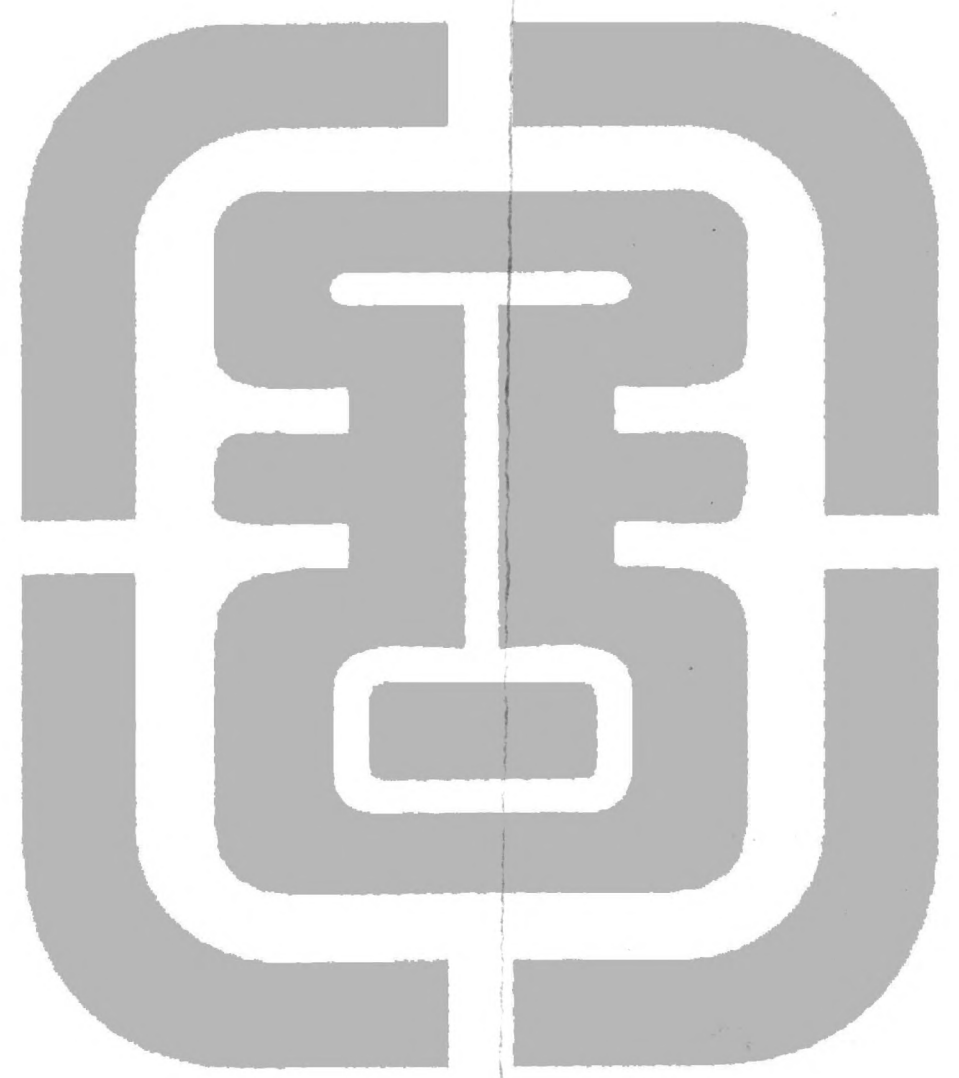
感激立節君子有所嘲焉其詩曰

咄咄張豎生時命一何迫窘狂趨欲何之家無斗
石儲爲汝戚戚復戚戚撫蓄老幼當從何須晨起
弗躑躅且往探囊皆空負文史腹腸枯竟奚爲寒
冬十月裏無重襦短褐聊庇形豈有貂鼯之華衣
杵臼不聞舂稚子前告饑寧逢猛虎鬪安忍兒女
啼滄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厚薄着何徒區區
芝蘭輟爲草行當隕塵泥悲哉悲哉令人瘁思昔
在原憲環堵蕭如仲蔚高士蓬蒿閉居總繼厥後
賢名並驅辭曰湯湯黃河一何深百尺蟠蛟中夜

鳴爲君趨車馳洛京思將誰從邈無朋飯彼莪芋
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字孔周早負才思不受俗訓善文采奪飾脩
容軼蕩簡濶雅爲士林所獎嘗挫溺於時意氣激揚
耿然有青雲之思庶騰顯美志爲終身名惜其不遂
廼專精古學諷閱傳記心朗性明目涉知義疆力自
振學有浹洽將沈蓄英華秀而求實綜成名言貽之
同好而已唐生甚信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駒昂昂終
爲遠器况志士少壯奚能有量哉顛嘆其知言云歌
曰

鑽火木見毀策名神亦疲豈不踰食膽健子甘如
飴匪爲甘如飴男兒寔難爲賢者恤身後愚夫貪
厚貲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金石契

祝肇

肇何人也秉獨雉之耿姿隱借驂之廣志長思弘益
必藉於多聞乃憾幽棲未周於藹士爰自賦文之後
漸繁友德之期逮乎茲年郁焉合志豈伊私助之隆
厥亦萃風之會矣若夫歸向則察乎大通之義論議
則詣乎太玄之初翰寫則注乎肺肝之蘊問學則盡
乎玉石之功堪稱不回允謂同聲每一展覲未嘗不
欽悚而自幸者焉雲思雪興積月加辰因秉心念之

惇布諸簡槩之內畧陳品致用固因宗如其言行歷
履則弗鄭重喉牙益以所專焉我非曰方人至於倍
年隔境亦不繁攀行第既就遂名曰金石契焉弘治
四年八月十六日序

名氏

朱存理字性父

史經字引之

朱凱字堯民

楊循吉字君謙

王涑字濬之

都穆字元敬

李詢字好問

邢參字麗文

吳烜字次明

劉棄字封叔

右共十人以齒為次

附一人

張布

金石契

祝肇

性父

性父爰自弱齡夙勤文學閱三餘以靡空攬五車而
尤富書閱晉戶吟升宋堂接先曹之典刑暢遺民之
風格願紬多識庸稗寡聞焉耳贊曰

野有遺良性父老矣深藏若虛博哉君子

引之

引之詞色恬雅氣誼款原鄙吝親之猶餐玉粒既充

新金彙編卷一百一十三
饑腸尤增和氣彰之吟諷不自苟易孔子所謂志仁者乎贊曰

熏熏飲醇浸浸麗澤淡而不厭矣尚德

堯民

堯民性尚文和韻含芳冽求聲影於先懿研行墨以窮年嗜勝食色餉移行寢崇賢薦分歷久不渝斷金之誼牢敝裘之度廣既如不及猶恐失之肇之飲惠寔醲惟慙弗報而已贊曰

清矣堯民爽然風塵松顏靡落芝自常芬

君謙荷河岳之曠靈結日月之志氣接乾鑿坤澄滓

守湛四海橫流岌然恒岱鋪千年而銓叙始可得其人乎遐襟耿度望不可齊而乃深懷接挽莫靳開敷可謂友道一振也長肇二歲交踰旬紀時獲分霑一毛便得益重九鼎贊曰

君謙堂堂厥懋以揚堪輿之遠孰毀孰藏

濬之

濬之氣抱通朗機局警穎尊賢尚古其善之最肇自頃投漆時曠滌塵雖連呼遠駕辱不遐遺而恒尋夢路尚漸居索所惜隱而未見天廢東箭贊曰
濬之英英雅潔不伍時分秀利削我氛土

元敬

元敬意度騰越論議崇弘言必稱古志將用今動斯
存禮行不由徑雖以英妙之期而歸然長宿之表綈
紉頌頌然而後已肇少君一歲辱友最遙入室霑香
臨衢駐蓋雖川含芥拾本出仁寬之量而蠅附狗續
無勝救益之感永言同心遐期童頂贊曰

方冠長裾典刑茲存惇風抗塵哲哉令人

好問

好問天生物則帝降人心譬如桓宮坐皿不溢不頃
敏學追古恒猶不及積思遠效不安小知輔仁友德

厥亦隆哉贊曰

人馬允臧粹固靡疾親之潛益喻彼長日

麗文

麗文止水爲心靜山成性抑之不汚抗之靡高求古
劇嗜炙之精嚴脩辭匪轉石之真重素位亡諂安節
不尤展矣厚資凝然遠器足以潛回玄化坐鎮漓風
千年叔度其殆庶乎贊曰

金斂其芒玉不露角澆澆百鵲寶哉一鶚

次明

次明儀度明粹格態靖謚智照物先幾通事隱時居

紅金身續卷一百二十三
官守之域應牧宰李之科矣觚翰之事特臻其巧而
惠茗文翫標點留情屢接王恭之席知愧毛曾之倚
也贊曰

季姿雅致藻飾素淨牛刀之才可使從政

封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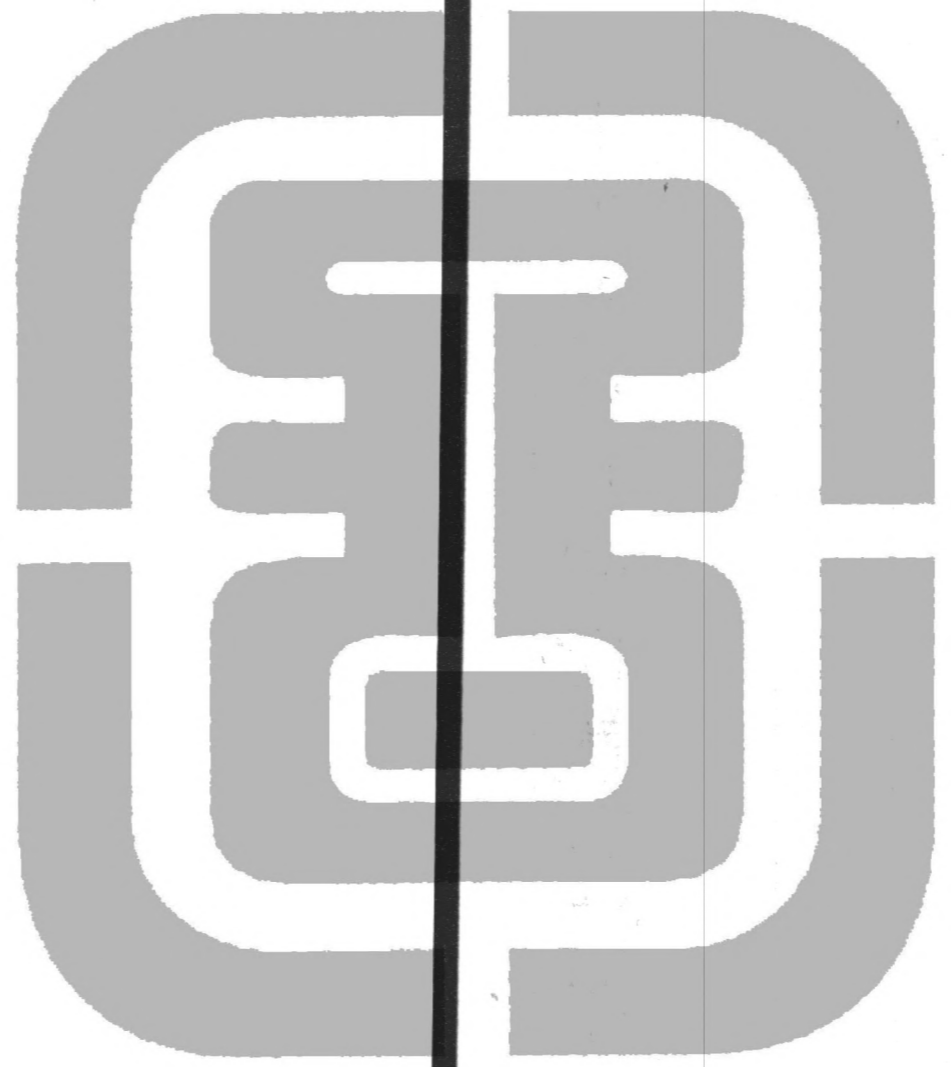
封叔毓自華門聿興懿質挺高遐之卓志厲沈潛之
茂業揚鑣執圃無退履之蹤飛鞚詞林速箭雲之力
年逾弱冠地已兼人要終之就誰涯誰閩東南之美
表後先者子乎贊曰

琚珩其相樵鑿醜醜章華陸離千載南鏐

附一人

張布予門士也天分甚明御就銜勒亦一泛駕

續金三身經卷一 百二十一 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守溪筆記

王鏊

王鏊

宋學士

宋學士濂洪武中以文學承寵渥最久後以老致仕
每值萬壽節則來京賀 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
登文樓樓峻陟級躋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
復來濂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
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使
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與鄉

人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卽其家斬之已而入宮
上食孝慈命左右寘蔬膳於側 上問后何爲食素
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資冥福 上感
悟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
風錢塘江得稍延後使至則已鄉至市矣宣詔得免
久之孫慎獲罪復執來京將殺之后復力救曰田舍
翁請一先生尚有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
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遞至四川憇某寺寺有
老衲高僧也濂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
平生所爲自以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
爲官乎曰編脩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王行

行字止仲少有異質而苦無書閭門徐 者大姓也
家多書乃傭於其家主藥肆每出藥帖習書殆徧主
者見之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也召問之曰汝欲
讀書乎命樓上取書數帙授之數日問之響對無窮
者主人嘆曰吾家有書無人讀若欲讀無書乎乃命
至樓中恣其觀覽三年不下樓主人命家厚給之忽
一日辭其主人曰書讀已徧矣且往仕乎主人曰此
豈求仕之時哉行曰虎穴中可以遊戲遂往南京主

於武臣中為其教授久之武臣見上上恠其識進
曰汝豈遇異人乎武臣因言其家塾師朝夕講論因
召見之語不合賜死

李徵臣

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屈家屬盡
死終不屈乃謫戍寧夏永樂間有丁某者為學士為
上所重時時召問曰少從誰學丁以徵臣對且言其
德學上不令知也即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上
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即出與相見且欲官之
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

受上曰然則若欲何之曰願還行伍曰朕既已召
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可歸唯吳中
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
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吾將與君永訣矣何以處我
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家旁徵臣厲聲曰
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者尚何殯為景
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於先人之旁徵臣曰得之矣
抗手相謝而逝今其塚猶在盛氏先隴

詹徽 湖廣人為都御史

徽性殘忍嘗命與懿文太子同錄重囚太子屢欲有

所出微爭不從間以言于 上上曰彼所執是也太
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 上怒作色曰族汝有天
下為之太子惶遽自投金水河中左右遽入水抱持
者免死解衣而救者皆死太子從是得疾語皇孫曰
我之死微為之也無忘我讐他日復與皇孫錄囚問
死囚當加何刑曰斷其手足遂叱微曰汝罪當死速
即此刑

姚廣孝

姚少師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少祝髮為僧常從高季
迪諸人游工詩善書洪武中以十高僧分贈諸王廣

孝得燕府既預靖難之功封太子少師終不肯留髮
嘗賜宮人二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女也 上乃召還

之不復強畜一鷄每鷄一號即起朗然誦經嘗治水
還吳有王光庵先生者名賓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請

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為此
事終不肯出仕廣孝嘗肩輿過閭門見酒望書甚工

問誰書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為吾子
乎家有何人曰唯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

辭其母復來廣孝迎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止四
品耳歸以見於 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為賜名曰

繼使侍東宮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歸途中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為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泐季潭在獄久願赦出之即坐中使人出季潭則髮已蓋額廣孝復以手加額謝數日駕復至及薨繼計於上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私家乃逐繼使使至相城取其弟侄來京賜金帛克溢然二人皆農夫愚騃特甚上嘗憶廣孝言為僧者與家絕不復顧其家且羅者於其家往往得帖亦云乃

復還二人于家繼於

仁宗初召為太常少卿請告

還至張家灣卒年四十二廣孝之先自汴扈宋來吳

相城世業醫父曰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母曰

某不樂為醫但欲讀書為學以仕王朝顯父母否則

從佛為方外之樂至正間年十四遂出家於里之妙

智庵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為詩文過古作者洪武

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

考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孝慈高后喪列國

親王各奏乞名僧歸國脩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道

衍等二名太祖親選道衍住持慶壽寺參應

太宗於潛邸廿有餘年禮遇甚厚後有詔取赴京已而還之 太宗靖內難賓於幕下 太宗卽位授左善世已而曰道衍有功於國宜蓄髮加以官爵時年已七十二賜今名并冠帶朝服陞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六月往蘇松賑濟賜玉帶一廣孝雖官于朝仍清淨自居 仁宗朝以配享太廟云

耿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末進士第二人爲翰林編脩慷慨有才器擢爲副都御史 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直立罵不已 上徐責之曰

且不說爲天子卽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復罵不已乃命左右扶其齒且扶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容則含血直噴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 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乃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無人焉

王朴

王權陝西人改名朴洪武中爲御史性褻數與 上爭曲直 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曹有旨赦之反接還見 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豈

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
戮之臣今日願速死 上復命及接至市過 史館
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日月皇帝殺無罪御史
王朴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
死有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亦當聞况詩耶
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 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
意殺之也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忌
燕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以爲憂而不敢

言其毋問之曰子何爲其憂也信曰兒統兵馬以十
萬能無憂乎其毋曰吾觀子之才統軍馬有餘汝憂
非此也子其語我信乃屏左右言曰今有勅取王爲
之柰何毋驚曰是不可也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
不死亦非汝之所能擒也汝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
父嘗言王氣當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
幾復有勅令趣之信艱然起問何太甚乎乃啓欲見
王不可又啓不可三啓終不可乃乘女車徑詣王府
求見王素忌信見其挺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
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

復曰我真有疾何不信也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我今朝以勅令信擒王王果無意乎信當執獻如有意乎當以告我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為恩張乃召姚廣孝共謀靖難語未幾簷風瓦墜地碎王以為不祥不懌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若如此何祥焉廣孝曰祥也天欲易黃瓦耳是日謀乃定

王璋

璋河南人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為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可成

之無名 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

可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

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勅以

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勅即日遂行往黎明

直造王府王驚愕莫知所為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

曰人有告王謀叛者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

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

諭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

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所以出唯公教之璋曰能

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 上喜璋

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於
是令其下爲微行有司有貪酷者處以極刑人情震
聳歸省其母其母爲具坐中以本州知州爲託璋曰
公法不可私也頃有丐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
御史以餒獻璋卽丐者也璋曰吾謂事亦當如此其
毋自璋去遂卧 不復言亦不復食三日從者以告
璋性至孝馳往跪問母終不言亦不食璋知之曰得
非以知州之故乎當聞於 上爲母赦之其母始言
始食

建文

太宗師至城下文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自火逃出
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然莫察其實故遣胡
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爲名實爲文也終莫知所之
後至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
終不避問之乃獻詩云云詢之乃文也御史奏之朝
詔廷詢亦不察虛實後卒於禁中云詩曰流落江南
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 新
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中為山東布政 文皇靖難師

至城下攻之百方隨機設變終不能下以礮擊其城

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

終不下後姚少師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

文皇正大統擒鉉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司

為娼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

二女為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

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

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

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

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

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

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

勝阮郎 詳此詩未句似
既嫁後作也

平都司

平寶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於白溝

河寶兒槍幾及 上馬忽蹶乃免 文皇既正位問

白溝之戰窘我者為誰或曰寶兒也召至問曰前日

之戰汝馬不蹶其殺我乎寶兒曰殺之 上命左右

縛出斬之將至市復曰忠臣也赦之命為都司久之

上見寶兒曰汝猶在乎寶兒懼乃自縊

謹按革除錄寶兒作保兒

其小字也降附後為比平都司

王府尹

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於路得一書視之青鳥之說也潛玩讀久之乃以善地理聞為某縣丞時漢府有異志遣人購之志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漢以名聞時太宗有事於壽陵乃遂取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對面有小阜勸上去之曰恐有妨於皇嗣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室出耳上曰偏出亦可也

遂不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文皇北征袁

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

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

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

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苟太監往

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

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即以神

鎗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發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可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却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夜引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大學士曹鼐與隣時有旨親征鼐急歸召仲和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某監國仲和曰不如

教曹公
官止吏
部侍郎
兼翰學
士死於
土木之
難

立儲君而後行曰東駕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於立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為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為衛士怒曰何以知我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關不解衛士不信至家果然後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堂上官固問之乃曰彼問時見屋上兩鵲正相關是以知之其術如此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往拜於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人復命 上為感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因請

閣下問三楊等皆不能對

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

者否繼時官在下出對曰龍有翅曰應龍 上問所

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

胡濙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應答聰為囑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廷臣畏文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

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爲之於是議遂罷曰再議之公歸遂卧病不朝數日景帝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安造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告於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

薛瑄

薛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亦有可以爲京堂者乎三楊

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皆太監力也明日朝罷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侄王山欲

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
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
振風旨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
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
強囚不服問理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
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泣於厨下振
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
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係錦衣
衛獄終不屈

王翱

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貽一
無所受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
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
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卧起自
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
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
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間與之直
可千金第尚有餘云詔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於第
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朝退於
公卿前子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

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李賢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出貶後召還館中賢欲以爲南京祭酒正不欲或讒之曰正曰吾閣老也乃欲逐于外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乃皆出之於外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或讒之曰盛自負其文嘗指公其文爲不善因以韓雍易之其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賢奪情賢怒甚欲貶於外王翱勸其依文彥博故事說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萬安

萬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刺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八年各爲黨友惟安無所交李恭內臣養子也安專與相結爲腹心內閣缺人且欲用恭恭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恭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日以囑托貪賄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又多結宦官爲內援見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

則敬之用之時內閣三人劉珣劉吉珣狂躁吉陰刻
皆爲天下所輕時昭德恣橫好奇玩中外嗜進者結
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
不出一語正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
謠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珣皆山東人爲一
黨安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詆久之安以計排
珣去之越與旻亦相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
空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爲腹心取爲庶吉士
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彰 憲宗
旻駕內豎於宮中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
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
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
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
請出矣乃惶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
人或微諷之荅曰安唯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夜
看三台星異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安貪賄至鉅萬萬
安死妾媵子婦懷以奔人家無餘者

李秉

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
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

親詣之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公乃自爲奏劾之事下御史鵬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詔詞嚴峻曰亡則殺之命錦衣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朝夕莫保時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爲二御史船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梏梏不能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如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卽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此詔旨也何敢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或餽之贐公自解其帶以貽二人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王李不同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劉鉉

景皇卽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主於鉉家時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太監宋某曰竢有缺言之久之莫問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病愈問醫何許人曰蘇之長洲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今爲何官盛以爲劉草窓也曰爲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太監曰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謝曰見之何爲旣而怒曰上奚從知我哉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哉

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力
量者爲之宋乃出手疏于上上令送閣下曰可用
學士爲之時大學士陳循等乃擬鉉以進江淵不悅
公乃退與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脩
薛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爲國子祭酒
一日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司業言於鉉曰百
司俱勸進國子監獨無乎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
進則不可名遂止後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
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
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上

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其後鉉以完名終卒
謚文恭 今上以宮傳見錄其孫榮至尚寶少卿人
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鄰也溥嘗教內豎後顯來謁必邀文
與共飲天順末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內侍王綸溥
之所教伴讀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
使人微訶之綸言 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何溥言
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大學士李賢當筆
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綸定計
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某以韓雍代之故俱
及於貶

陳文

文江西人以編脩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為偶景泰
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與文溥可入閣文可為部侍
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為雲南布政使文時
為侍講矣 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為偶
長而備者為誰其人安在輅曰文也今任雲南布政
即召還之為詹事又之大學士呂原死 上問大學
士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吏部尚書王翱

問內閣之缺為誰曰已於 上前舉潛也翱曰潛固好然陳文年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然然業已舉之翱曰復見 上言之何妨明日賢見如翱言上曰汝昨已舉潛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李賢日爭事曰吾非汝所舉也

倪謙 呂原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於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 上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文問幾品曰皆正

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既臨幸二人因致坐於旁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時淮上大饑於樓橋 上閱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王竑奏輒開倉賑饑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幾饑死吾百姓也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印馬於邊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來曰以紅

紗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紅紗馬一疋夜來無病暴死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紗馬云

馮珪

珪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脩寰宇通志珪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暗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鄉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溫良高穀舉其婿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珪及文等所舉皆不用珪獨擢爲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珪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盈荒于聲色一旦暴卒

懷恩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柰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桌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陸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調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還歸計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奈何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張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跪於庭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第一

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

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貨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免於禍毋恕疏至恩則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治初言路

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初內藏之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金皆

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章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俱

罄懸久之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

後世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勸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禍爲哉芳大以爲然言於昭德昭德勸

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上間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僕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旣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大監之

李

李

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
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為然於是各賜金一
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死會泰山震內臺
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
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朝即上帝之子也何謂無
應上首肯始詔為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門達

英宗蒙塵袁彬實侍 上同起卧天順初授錦衣指
揮甚有寵已而門達得幸於 上忌彬譖之改南京

所部官校皆送至門外共言其冤有一少年獨奮曰
我能還之但我母老無所託耳眾許之明日上疏具
言達不法事蓋平日達密託某為之者也 上以疏
示達達出召少年曰我平日待汝若何而汝劾我謝
曰非我之為乃閣老李賢使其為之蓋知達平日素
忌賢故也達喜即言於 上曰此非某為之乃李賢
使害臣耳乃詔會官廷辯之

此下有缺文按王琦寓圃雜記此事
云其人姓楊名瑄字景和

王賓

初戴元禮得丹溪之學避名吳中為木客時為人治
病但疏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時王光庵賓等謂

曰元禮名醫合往訪之至則一見傾倒飲酒賦詩久之賓謂元禮曰若賓年長醫亦可學乎元禮曰君家固素醫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漫曰君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等書則可已而別去暮年元禮復至因復請問醫曰素難之書已讀否曰已讀能記憶否曰公試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背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口述元禮嘆曰壞吾醫名者此人也然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禮事我乎賓曰吾春秋已高官尚不欲為又肯為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元禮不在見其書八冊遂携以去元禮回嘆固求不得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託其富賓曰得吾醫耳明日其弟撤其藥獨署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示非其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叔暘云

盛啓東

啓東初從光庵學古文光庵喜之其叔父曰汝學於光庵見光庵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其用藥一日治一熱症用附子光庵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道也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為本縣醫

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時吳江有梅某者乞與之同行駕幸北京又還至北詔發雲南爲吏梅某曰若至雲南死矣乃僞盜其家廟髹器首之中途追還免死天壽山拽木啓東長髯備姿容時監工某侯見之曰有貌如此爲小官乎乃令左右自隨主出筭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昌於東南嘗主其家甚習嘗病脹藥之而差至是偶值之途內使驚曰盛先生無恙乎予太監患鼓脹無能治者急往安樂堂見之藥救投愈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步往觀焉太宗遙望見之曰彼人死久矣安得復生曰得吳醫盛啓東

而生太宗喜曰明日與來啓東與梅某散步長安門外中使傳曰官吳醫盛某如是者三乃以平巾入見稱旨遂留之御藥房旣而曰汝在我左右平巾可乎乃命吏部授之御醫啓東爲人慷慨敢直言一日雪霽召見便殿韓叔暘等俱在語次偶及白溝河之戰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天命耳上不憚起視雪啓東又曰宜瑞不宜多旣退韓叔暘曰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矣湏臾賜御膳數筵一日與叔暘奕於御藥房上猝至不以屏上

曰誰與某者對曰臣與韓叔賜問二人孰優曰臣優叔賜初學耳遂命奕於御前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啓東曰不材未解神仙着有幸親承聖主看叔賜詩不成數日 上賜象牙棊盤并詞一闕棋留寘院中永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爲胎也而脹愈甚一日 上謂曰東宮妃有病汝往視之東宮以 上命醫也導之惟謹既診出復曰使長痛狀早若何晚若何一一如見妃遙聞之曰朝廷有此醫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奸御醫早晚當誣皇孫乃爲此方何也遂

不用數日病益急乃復召診之曰再後三日臣不敢用藥矣仍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死矣或曰將籍沒家矣既三日紅棍前呼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也既而 上亦賜之曰非謝醫乃壑驚也時啓東與袁忠徹俱不爲東宮所喜至是自以爲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可少避之乃知憾猶未釋也憂之謀於忠徹忠徹密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瓢未至聞計乃求至南京太醫院避之 宣宗卽位問左右曰有善醫者爲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卽詔南

京守備太監陳巫伴宿食以來甚信用之

丘濬

丘濬瓊州人學於子史無所不窺而尤熟於國朝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非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滾滾不休人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無少望孝宗卽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得尚書時李廣幸於上因之得入內閣在閣中與同僚爭議每事欲有紛更衆不謂善也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爲濬嫉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於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和平行政不必出于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已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

贍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之田以克之溥沒未久
爭訟紛紜

湯鶴

萬壽州人爲人抗爽喜爲大言弘治初詣內閣會勅
萬安劉吉尹直時爲大學士謂鶴等曰近者詔書裏
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得此
一款鶴卽上疏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安等
乃歸過裏面而又佞臣等以扶持之說不知安等所
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
指且治其欺君誤國之罪發俟命司禮監宣入內令
跪聽命鶴曰令鶴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
乃跪乃宣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鶴乃以手拍地大
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爲不見施行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
元及第儀幹脩整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
俱有古意遷亦次之故一時並有公輔之望及丘文
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服將闋遂用選入內閣十餘年
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入閣人
頗爲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

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
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
色俱厲吁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先於予年齒
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
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師保皆上章
求退遷上疏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鏊自代健大
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爲主黨也

吳惠

惠東洞庭人正統六年七月以行人奉命使占城立
嗣王十二月發東筦次日過烏猪洋又次占城立

洋瞭見銅鼓山次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至交趾洋
山有舊周名截海中恠石廉利風橫舟碍之卽傷舟
人不勝恐湏臾風惡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
聖口二十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入國寶船象駕金鼓
笳管旌旄瞭靄氳衣椎髻前後馳至行宮候官設
宴番王躬迓國門前戴金花冠纓絡環帳列刀戟象
衛盈牌稽首受命上元夜其王請賞煙火熱沉香火
樹高燃嬌娥舞蠻樂奏五月六日回洋舟至七州洋
大風幾覆舟人大恐惠爲文以祭祝融與天妃之神
申時尚雨至酉戌聞霽月明當空賀神之靈驗也五

月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以道廣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袒裸士着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猶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夜鼓八更為節

初李廣得幸於上嗜進者皆趨之廣敗籍其家朝

臣鮮不與通故有白米黃米之說惟公無一刺與通張氏得幸勢傾朝野士夫罔不相結公貧賤時有連終不與往來公飲亦不赴其子封侯伯遇之若不相識未嘗與交一言劉瑾之橫尤以苛法毒天下士夫無耻者因之求進或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為佞諛以求自全惟公超然去之瑾雖不懌終不能害天下以是高之

趙風子

趙風子名鏐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邢老虎楊虎率眾萬餘攻掠文安鏐同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鏐往戮傷二賊被劉六劉七擒之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為盜鏐與邢老虎楊虎為一夥因劫興濟南皮至東光擒其縣尹已而釋之時都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往招之不聽轉劫濟寧張秋威縣新河南宮棗強等縣

至景州遇許游擊馮游擊兵與戰被擒斬一千餘人
奔敗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餘人擒
其指揮趙文已而釋之奔至蒙山遇副總兵李某軍
敗之得其神器盔甲百餘副及蟒龍袍楊虎因自衣
之至楊頭賊管四馬武張通等皆來歸其勢轉熾至
宿遷淮安太守率兵與戰衆不戰而潰溺水死者無
筭祥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
璧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
西關陳伯安不屈欲殺之已而縱之又攻永城夏邑
盧城三縣焚其居民擒盧城縣尹釋之攻歸德州破
之守備萬都司率兵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
軍一千僧兵七千餘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對岸
立營楊虎不勝其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
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死焉鏃等乃立劉三爲
首改名劉惠至蒙城太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玉
率兵來戰劉三率五百餘人與官軍戰殺官軍一千
餘人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器七千餘件攻沈丘
縣先塞其城鏃等挖城而入殺軍民一千餘人擒其
都司潘忠釋之至鹿邑縣官吏望風逃散擒其守城
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願與劉

三爲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什率生員耆老備金銀器皿綵段餽送求免攻新蔡救一城生靈劉三許之至上蔡知縣霍某與指揮李某拒守破其城斬霍知縣梟首示衆遂見勢日盛思與劉六等各舉大事與陳翰寧龍等謀兵法無主統必亂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遂副元帥小張永前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孜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其餘各有名號外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色大旗爲號爲鈞牌所至官吏脩理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至商水縣縣尹

迎降至武陽擊城劫庫釋囚內有僧德靜爲唐府宮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尹及學官唐府校尉三人釋之爲衆軍所殺攻襄城居民納銀并馬歛兵而過攻鈞州不被陳翰聲言欲屠城遂以故馬尚書在圍中家去之至郟城民獻馬二十乃止破寶豐縣僉事孫磐賁黃榜招撫之遂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尹妻子者殺之攻裕州破之殺都指揮詹濟及其下四百餘人劫庫釋囚唐王遣

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若等殺之至唐縣攻城不能破城中餽以鞍轡二十副燒居民以去至西平縣與官軍對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奔敗至西華鄆陵擒其縣尹已而釋之至新鄭轉至滎陽汜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官軍夾河而陣遂率眾過河官軍奔散殺毛葫蘆軍一百餘人至河南府延綏榆林官軍迎之亂殺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其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迎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僊鎮官軍追過河劉三率眾敗之至六安州官軍追至被殺四五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四十餘人復至六安劉三率眾萬餘人徑往商城而去不知所向遂意欲還文安適管四張通率眾二千餘人來歸至潁州楊虎下迪卽二千餘人來歸至鳳陽持叢都堂處約歸欵不果時邢老虎死於唐縣官軍追至徐州賈敏下賊李昇二掣其眾二千餘人至黃陂麻城等處劫掠而死遂知事不成官軍復追至商城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擒之

災異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及風

西北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因撼動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銳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皆有火如星湏臾而滅 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有光 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鍾鼓夜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直隸順德涿州河間有青色赤黃或如火或如貓其形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瓜傷人面額或嚙人手足逐之不見踪跡

財賦之數

今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

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田商稅除折米外并船鈔料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各鑛銀課歲辨一十五萬一千餘兩兩淮折鹽場歲賣折鹽銀常不下數萬千兩如此而歲用猶云不足何也 祖宗時歲用頗省以黃蠟一事計之歲用不過三萬斤正統末四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伍千斤成化十一年後遂加至一十二萬斤其餘可推也

財用之數

每年入數 各處糧稅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 雲

南閘辦三萬餘兩 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 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 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

以上共二百四十三萬兩

每年出數 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萬餘兩或二十萬兩 給散軍官俸銀三十三萬餘兩 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遇有聲息緊急各處奏討加添每處多則四五十萬少則二三十萬兩 軍官折俸每年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 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項共十

七千五百餘兩

大約歲用二百餘萬今歲議進入三百萬兩

以上正統二年戶部奏上數目

天下糧數

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石鳳陽南京不在數存留在蘇歲止七萬福建歲九萬一千兩 江西歲二十五萬兩 湖廣折銀十萬兩兌軍二十五萬石 雲南五萬 河南漕運三十萬 浙江六十萬

系録集系録卷二百二十四

五十一

